

寧靜宮天的
橋

王 覺 著

敬子

贊助出版：拿督林益坤先生



原名王进昌，1922年出生于槟州大山脚，于今年10月19日逝世。王葛在日新小学受教育，1940年槟城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后从商，5年后离开进入教育界，曾在马六甲、丰盛港等地华小执教，最后落足高渊培华小学，曾任副校长及校长。

王葛10岁开始阅读章回小说，13岁接触新文学，阅读大量各种文体作品，包括译作；喜爱何其芳、李广田、陆蠡的散文，卞之琳、戴望舒、泰戈尔的诗。20岁出开始写作散文，但到了1950年才尝试投稿，南洋商报的〈学海〉、〈世纪路〉，星洲日报的〈晨星〉和光华日报的〈南斗〉常见他的散文。散文与新诗作品收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已出版散文集《路上》1970，新马文丛)与新诗集《雨天的诗》(1966，海天诗丛)，均获好评。

序

陈雪风 / 马华资深文艺评论家

险被埋没的历史

(一)

我最初读到王葛的散文与诗，那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的《南洋商报》的〈世纪路〉版。

而后，只要在华文报的文艺版上看到王葛，我一定读他的诗或散文。

现在想起这些点滴，我要说，当时每读到王葛的散文或诗后，我都有欣喜的感觉。

王葛的散文或诗，在我就快要全遗失的记忆里，都有特点。他的散文，有文采，行文流畅，文字和辞汇，都十分浅白，平平悠静地叙述，有一种轻秋与飘逸的感觉，可读性不弱，而他所写的内容，也没什么特别叫人惊艳之处，是非常平常的事，比如记叙到一个地方的观感与某些地方文物的特色或景致，记叙之间，融汇了一定的抒情，也许未能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在读的时候，它却给你一定的阅读兴趣，感到他的一颗平常心，对周边事物的观察很细心，也相当敏感。

至于王葛的诗，也都是一些小品，篇幅都不长，捕捉反映的是生活中某个感触或一幅可观的风景。然而，却有它的意境，从中也显露出他的一番良善的心地和与人为善的无求与满足适意的胸怀。

在那个年代，读到王葛的散文或诗，我都会有一股快意与欣慰，消解不少牢骚与激越的情绪。

然而，上个世纪 60 年代过后，便渐渐少看到王葛有散文或诗发表。逐渐的，王葛两字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

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相识，素昧生平，无从闻问。过后，一晃就近 40 年。

直到今年上半年间的一个公共假日，我和女儿一家到金马仑度假，第一次与邓长权文友见面时，无意间才听他提王葛的一点近况，使我又记忆起年少的写作与投稿的往事，心里也时而在想王葛这位马华文坛战后的作者，沉默了 40 年间，有何创作？

目前是否有什么“再出发”的计划？

(二)

过了不久，与冰谷兄通话时，他又谈起王葛的情况，而且传来一个讯息说，王葛曾整理他的散文和诗，编了集子，希望有机会出版。

我听后，实在高兴，鼓励与赞同冰谷兄大力帮忙王葛实

现他的愿望。当然，冰谷兄是会落力去处理这件事的。因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对朋友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看待，朋友面临困难或需要时，即使不开口求援，他明白情况后，也都会主动伸出援手。

其实，这种事，实在不应让冰谷去奔走处理；今天要为王葛出版他的诗文集（散文与诗集，共三册），如果找不到热心者资助，国内的文学团体或文化机构（包括定期颁

发文学奖项的华社），都有责任接过手或资助出版，这是有关团体义不容辞的要务。

王葛是马华文坛，战后初期即展露峥嵘，广受读者喜爱的作者，他的散文与诗，都有特色，给予当年爱好文学与写作的青年学生相当深远的影响。为之出版文集，实在保留历史。

假如，我们一面大言不惭在关切扶持马华文学的发展，繁荣到什么缔造文化建设，却有意无意地抹杀马华文坛的前辈作者，置他们的笔耕成绩于不顾，让它无声消灭，那实在是罪过之事。

（三）

我欣悉冰谷兄来电相报：他已代王葛找到赞助人出版王葛的诗文集，一时兴奋不已，遂写下这几个字，以期广告天下，并遥祝王葛早日恢复健康（前些日子王葛曾不慎跌倒留

院医治，所幸调养后已苏醒在康复中)。我愿竭诚地在此为他祝福！

我肯定：我们忘怀王葛，而他的散文与诗的集子，如果未能如期出版面世，那我们是在埋没一段历史，与马华文坛的一定成果。

26/09/11 刊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为了寻找生活，我把自己扔进一个陌生的市镇。由于人地生疏，我每天忍受著无尽的忧郁和寂寞。

今夜，怀著忧郁的心情，我在寂寞的街上踟蹰。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条小巷，无意中发现一座小桥。

这是一座后巷接后巷的小桥。

我拾级登上桥。

桥上没有装置电灯，也没有人过桥；是一座寂寞的桥。

轻轻地抚摸著桥栏，寂寞人安慰寂寞的桥。

“我想我了解你。”我对桥说。

XXX

XXX

远方有一只船儿，轻轻地摇来了。

巷口一盏路灯，在水面上划开几道动荡不定的流光，由于光痕微弱，竟起不了作用。

在黑暗的江上，船也变成黑色。

船上载著甚么人，谁知道！

也许载著一个像我一样的陌生人，来这里寻找工作吧！

寂寞的船在寂寞的桥下穿过。

你说，黑夜江面的桨水声像甚么？

——像啜泣？

——像喘息？

——像讥笑？

——像叮咛？

我全身疲惫乏力，无助地依靠著桥栏。

而桥栏，不知几时，已被夜里的寒风冻得像冰一般冷。冷气像一股寒流，袭上我底心头，使我突然警醒过来。

“噢，噢，”我对自己说：“为甚么尽把泄气的念头撩拨起来！为甚么不说，江面的桨水声是希望，是鼓励，是歌声，是星光！”

我把身子挺直起来。

我庆幸在这陌生的桥头找寻到自己。

——明晚我再来看你，我对桥说。

——你给我启示，我很感激。

1947年马六甲

序：险被埋没的历史——陈雪风

代序：寂寞的桥——王葛

目 录

- | | |
|------------|------------|
| 蓝倬古庙 / 11 | 断鸢 / 42 |
| 思故乡 / 13 | 浪人 / 44 |
| 海滨 / 15 | 藩篱 / 46 |
| 红林 / 16 | 晨 / 49 |
| 帆 / 20 | 夜半的风涛 / 51 |
| 渔船 / 22 | 傍晚的小雨 / 52 |
| 草原篇 / 25 | 小孩与花苗 / 54 |
| 除夕 / 27 | 幻想 / 56 |
| 海燕 / 29 | 马丁邦山 / 58 |
| 昨夜的雨水 / 31 | 探险家底船 / 61 |
| 雨水 / 32 | 墙 / 62 |
| 山与海 / 34 | 林擒 / 66 |
| 笼子 / 36 | 含羞草 / 71 |
| 贺年片 / 37 | 大水 / 75 |
| 汉奎 / 39 | 遨遊的云 / 77 |

- 先导车 / 79
木船 / 81
一束小花 / 83
竹影 / 90
黎明底跫音 / 93
枯树抽柯 / 96
串串流星 / 100
幻灭 / 102
悼 / 104
不敢过桥的人 / 107
- 雾 / 109
生命底警钟 / 112
果园 / 115
开花的古树 / 118
山 / 122
踏月 / 127
雨潺潺 / 132
晨雨 / 136
池 / 139
铁桥 / 142
超延误的一座桥 / 144
- 

- 评论：谈王葛的散文《路上》 / 146
深深的祝福——给王葛校长（邓长权） / 155
文星陨落——悼王葛（邓长权） / 158
深沉的遗憾——悼作家王葛（冰谷） / 161
无憾——悼王葛（清疆） / 164
遥祭（陈雪风） / 165

蓝 啁古庙

逆流摆渡，我们底舟儿显得相当迟怠。

但渐渐地，终于浮出了江口，且已望见那一座破落的古庙了。

当我们攀扶著水树，翻到岸上时，才看清匾额上题著“蓝啁古庙”四个字——想是拿督古庙吧！

庙宇极其旧陋，有些部份已经倾颓，但仍未丧失一般庙宇底肃穆和庄严气氛。兀立在三角洲口，拿督是威严的神祀。他镇守著两道河水交叉的要衢，总管江海里的鱼虾珍藏。渔人出海之前，总要来这里烧香朝拜，祈求平安好运。

恍然间，我们好像一批远涉重洋的海客，不幸罹险，驱驾著一叶扁舟，漂泊至此，把安全委寄予神灵。

XXX

XXX

朋友把席平铺在庙前空地上，大家坐下来歇息著。

我眺著辽阔的江面：长天下有一座孤山突起，林木岩石历历可见。它和庙宇形成款角。傍山沿岸，是翡翠椰林。椰

树随风摆摇，屏风一般地把外界断隔。

水鸟在江上低飞，远处有桨水之声传来。

我几疑是置身世外桃源！

我想：要是不愁衣食，每日驾一叶扁舟，来此庙里读书写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我把心事对朋友说了。

朋友说：“要是你住在这里，准不停地写诗，而且都是讴歌海洋的。”

于是我肃立，合掌，向神灵祈祷，早日实现这个愿望。

朋友说：“我周末回家，自个儿总来这里逗留大半天。海洋是母亲，她使我们忘掉一切忧伤。”

朋友是情场的失意者，我了解他底心情。

我对他说：“学习伟大的海洋，把一切不惬意事抛开。待海水疗愈你低伤口后，一切从新开始。”

凝视著远方，朋友正想开口，忽听见泊舟底下，流水汨汨地吟唱起来。他转口说道：“潮涨也，潮涨也！”

略回首，泊舟果然已升浮起来了。

朋友告诉我，潮水会升涨到庙门前的石阶，但从来未曾淹进庙堂。

我们继续谈话，不知不觉，潮水已淹上草席边缘了。

朋友说：“可以上船了，不然，就要在庙里过夜了。”

思 故乡

清晨，报贩递来一份报纸，翻开第一版是：“槟城风景线。”

呵！槟城，多么熟稔的名字！

那海滨、那钟楼、那古寺、那流泉，都一一撩起旧日的温情。

我不禁低声唤道：“可爱的故乡！”

XXX

XXX

呵！可爱的故乡！

一见无限情长，

离别又将一年。

依然不变你低丰颜，

我底爹娘可仍壮健？

还有许多挚友弟兄，

他们可仍沐浴朝阳？

XXX

XXX

故乡槟城无限美，但游子已在迢迢的古城流浪。

古城也有一片海；每天踽踽在寂寞的海滨，我想：海水毗连是无疑的。眺望著远水，我又想：假如此刻能望见故乡，我多乐！

于是每日望著海，每天不惜辛劳，捞捡著海上漂来的每一根木，每一片叶，冀想能偶尔拾到故乡之音讯。

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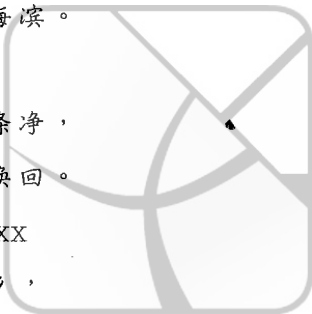
XXX

像一只倦飞鸟，
我飞来古城底海滨。
沐浴着海水，
我把满身污尘涤净，
我把满腔热力唤回。

XXX

XXX

这水定来自故乡，
不然它何以使我温恋？
昨夜梦中，
见海上浮来一片椰叶，
叶梗上题满惜别字，
使我无限唏嘘！



海 滨

我步行来到海滨的时候，天已快要黑了。寒风恶意地狂吹，浪潮一阵凶似一阵地向岸上冲击。

狂涛冲到海滨的巨岩，激起一片大水花；一片飞逝的雪白，在垂暮的海滨是一个悲惨的强笑。

我望著，默默地望著，心头有一点儿沉重。

猛地我觉察到天色已很黑了，而海水更是黑得令人可怕。我想：黑暗的海上是一个险恶艰辛的去处啊！

忽然一阵异常凄厉的声音，刺破海潮底澎湃，从身后传来。

我回首一看：一只海鸟从我头上掠过。

在暮色深沉，寒风迫人，怒涛震天的海上，小鸟显得极其褴褛，没有一点儿丰腴的姿态。

但那瘦弱的小鸟，它还要朝那迢迢的海洋冲去！看它已投身冲进那迢迢无际，险恶艰辛的海洋去了！

我望著，默默地望著它消失在无边的黑幕里。

我想：这真是一个大无畏的坚决啊！

1947年大山脚

红林

(一)

与其站在长堤上，眺望著一颗红球一般的落日，坠降到辽阔的海里去，不如凭倚在小楼一角，看密林下一抹红得使人兴奋的反照。

海上落日使人觉得壮丽，林里的反照却有一股动人的诱惑！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红林时，我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但我底朋友却说那很平常，每天都是如此。我想他大概是长期住在这里，每日看惯了，便习以为常，不像我头一遭来椰林里作客，感官比较敏锐，周遭的一切对我是那般新奇，刺激！

在椰林作客的第一个黄昏，我就被红林深深地吸引住了。在那篱垣外面，透过林薄，夕阳把另一座椰林映得通红。红得真像一团火！

于是，在那红炎炎的西天下，鸦群飞过，牧童骑在牛背

上，驱赶著一群水牛，在篱边走过。

于是，鸟群为了栖宿，在树上争啄推挤，大吵大闹。

待它们争得筋疲力竭，甘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夕照也就褪了色，逐渐消隐了。

美丽的红林！我永远记得它底魅力！

XXX

XXX

每个黄昏，我看著红林，看著林薄外头那一片红色的椰林，我底好奇心逐日递增，而且长出了翅膀，蠢蠢欲动。

有一天，我终于说服工头老李，带我去参观那一座椰林。——那是福伯底园。老李说。

——我们认识的，邻园嘛！和这里差不多，没有甚么好看的。

——不过既然你高兴，我们就走一遭吧！

于是我和老李选了一个黄昏，到福伯底园里去。

我们站在篱垣边，透过林薄，夕阳把椰林外另一座椰林映得通红。

老李指著夕阳泛红的方向，对我说道：“那边听说是海。可是太远，我没去过。”

我现在才知道夕阳并不落在椰林中；它落在遥远的天边。我所看到的红林，只是错觉吧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红林确实是美丽的，它是动人心魄的！

(二)

赤道底热带也有秋天？不然，橡树底叶何以红了？

看满山橡林把满山映得通红！

橡叶红了，不久，它就要凋谢的。但是今年气候反常，橡叶红了，它迟迟还不凋落，而萌芽也未曾出现。

居住在林里的斑鸠，在橡叶渐呈红色的时候，知道落叶季将至，都迁移到更深远的林中去了。此刻见红叶未凋萎，它们又回来温暖的老家了。

它们开始在林中对唱，它们低声调幽邃古朴，令人沉思。在红林里听鸠鸣，是罕逢的享受呢！

阵雨过后，鸠群便飞下林地，啄吃被风雨扫落的昆虫。它们拖著长尾巴，在林下踱著小步子，悠然自得，态度安祥。这种景象要居住在林里的人才能逢到的，你说呢？

XXX

XXX

看满山橡林把满山映得多红！

彩霞在山头显得逊色，溪涧在坳里笑红了脸。

哎！笑红了脸！

我底朋友，我不禁想起我们脸上的酡颜。

那一次，小纪底一席话引起我们底游兴，要到十里外小纪底家去看蓝啁古庙。

我们一行三人，踏著脚车出发。

我们如愿以偿，参观了古庙，在庙里流连了大半天，又

蒙小纪底妈殷勤招待，饷以美味可口，齿颊留香的咖里亚参斗底鱼。

回程的途中，夕阳已西斜，阳光遍照著我们底眼脸。

我们偶而转头相视，忍不住都笑出声来，因为我们已经晒红了酡颜，被夕照映罩得越发酡红了。

深深地祝贺呀，在火一般温暖的夕照里，让我们深深祝贺我们底友谊，我们底生命，以及我们底前程！

XXX

XXX

祝贺

在火一般温暖的夕照里

在火一般殷红的夕照里

我们深深地祝贺呀

祝贺我们底友谊

祝贺我们底生命

祝贺我们底前程



XXX

XXX

我们紧紧地握手

紧握夕阳底温暖

紧握火焰底热烫

为我们底友谊

为我们底生命

为我们底前程

1947年大山脚

帆

兀立在海滨，看著一片蓝色的海水，不断地激荡著白色的浪花，觉得世路崎岖，正和大海相仿佛。

海中远山，一片风帆出现了。接著两片、三片；终于海上布满了风帆。像一群白色的海鸟，在辽阔的水上悠闲地翱翔著。我想，在这巧取豪夺，虚伪奸诈的尘市里，澹泊自足像这一群风帆的人究竟有几个？

他们轻快优游地驶著，驶著，眼看他们近了，近了；终于，进入了港口。岸上正在企立著一群孩童，赤膊蓬头，正等著归帆，在等待著希望。忽听得一声欢呼，只见帆船靠了岸，孩子们都雀噪地跃上了船，帮助渔人拣鱼收网。

我常常想：船儿如果没有风帆底装饰，它将是多么滞笨的家伙！看渔夫弯腰伛背，把它一步步地推下水去；看它在水上一颠一摆地荡簸著；还有那一声声的桨水，分明是一声声的太息！可是一装上风帆，它便立刻年青得像一只水鸟，在海上矫健地飞翔起来了。

看风帆乘风破浪，驶出港口，向海外驶去，向天际驶去。

天边不断地涌起白云，使我时常想起远方的友人与一连串远方的憧憬。于是我鼓励自己：学习风帆，学习它底那一份勇敢！

风帆终年在海上生活，不畏风涛，不避艰辛。它终年都是愉快欢乐，以微笑去从事艰辛的工作。这种从容无畏的态度正是说明一个真正勇敢的人生与持久斗争的人生。

风帆，有许多是旧朽了，有的已经补缀过。尽管他们底外表多苍老，它们底内心永远是年青的。



1952 年丰盛港

渔 船

我兀立在码头上，看明月把海水镀成一片流金。

海潮正高涨。浪涛不断地冲激著岸岩。

“冲激哟！”我快活地想，“把所有的尘埃和污泥都淘净哟！”

远方，水平线吻接著天线，我底心飞出去了！

XXX

XXX

夜渐深，月亮已高挂在天中。海水变成白茫茫一片。

青山早已不见。银白色的海水和灰白色的烟雾凝成一片灰雾。好浓好浓的雾，月亮也蒙胧了。

此刻海上的船只如何辨认方向呢？它们会不会触到浅滩呢？我不禁暗自替舟子担心了。

我环顾四周，心情像铅一般沉重。

忽然，我看见灯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注意到它。

在浓厚的雾阵里，它底光焰像一朵闪亮的火花，多么美丽！

——人们迷失路津，它便指示出方向和危险！

我看到了灯塔底伟大！

XXX

XXX

在重雾里，一只庞然大物飘来了。

“一条渔船！”朋友说。

“是帆船。”我说。

“帆船没有这么高。”

待驶近了，才看清是一艘渔船。它歇了摩多，张起风帆，
飘流而来。

渔船，它像一个受伤的浪子，长途跋涉，蓬头垢面，神情沮丧。看它艰辛地移动著，移动著，好久好久，才靠著岸，我预知它是遭遇到一些不幸了。

渔船靠了岸，下了帆。渔夫是两个中年的马来人。

“被风浪打出海外，三天没有吃东西啦！”其中一个说。

“幸亏昨夜起了一阵好风，加上这座灯塔指引，才进得港来。”另一个说。

从他们憔悴的脸上，我看见海上风涛险恶。

XXX

XXX

他们立刻动手做饭。生火、淘米、煮饭、最后把两条咸鱼搁在炉边烧烤。

码头上有人问道：“朋友，在那里遇著风浪？”

“还没到刁曼岛，飓风就袭来了。”

“我们把持不住，赶紧落帆，任凭风浪吹打。飘流了一天一夜，风才停歇。我们底船已抛落在远远的外海。

“回来途中，摩多不能操作，只靠桨和帆。

“风暴过后，海上起雾。雾好大好大，航行越发困难。”
渔夫说到这里，饭已煮熟，鱼也烤香。

他们狼吞虎咽，一眨眼已把饭扫光。

“现在才有力气把船驶回家。”一个渔夫一面喝水，一面笑著说。

我看他笑得很勇敢！

另一个尝试发动摩多。摩多竟神奇地恢复操作能力。

码头上的人都笑起来。

是亲切的慰藉的笑声哪！

渔夫在海上遇险，谁都帮不上忙。对于他们底遭遇，只能寄以深深的同情。

当船碰碰地摆动时，码头上的人们都挥手，久久不想放下。

1952年丰盛港

草 原 篇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那草原上的野火又燃起来了！

像一个妖艳的女郎，暴露著胴体，在风中狂放地蹈跃，恣意地扭舞。

可哀的是那些罹难的茅草：

她们吱吱地不住地哀泣，无助地让烈火烧成焦黑烧成灰。

夜来星星将觅不到传情的草头露，在天边喟息；

深更里蛩螿熬不住寒风侵袭，抱著灰烬悲泣。

但根底含泪抚慰道：“只要我底命根还在，我将再度长起！”

XXX

XXX

明天，根底受到雨露底滋润与阳光之鼓舞，创伤的土壤又茁起芽萌。

“好啊！”小叶子拍著手儿招呼道，“我们又复携手！”

于是焦黑的土壤又被绿色掩埋，晌午里暖风摇荡著叶浪；

草原又恢复昔日的荣滋。

夜来星星将不再喟叹寥落，草叶尖有切切的私语；

蚯蚓在根头翻泥，蟋蟀在浓荫里求侣。

明天，牛羊拖著长影，在金色的夕阳下响叮呤；

牧童找到他底摇床，犹蟠屈著身子，酣睡未醒。

XXX

XXX

多难的日子！

在艰辛中筑起的楼阁是快乐的！



1952年丰盛港

除夕

今天是除夕。早在半个月前报上就刊载著年货底广告，腊肠腊鸭，年糕美酒，新衣新鞋全都登场。但在这个偏僻的乡镇里，却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丝儿热闹的气氛。

晚上，隔壁的房客大声开著收音机。他收听英语节目的夜半广播。只听得一阵说白，夹著一段音乐，疯狂的声浪，疯狂的音乐不断地在我底耳鼓里冲撞。我被骚扰得不能耐，只得走出门外，在走廊上溜躑。

廊外的路灯明亮。由于没有行人，街道很宽阔。

一只野狗在垃圾堆里翻寻食物，一无所获，垂著尾巴走开了。

潮水正在升涨，海浪比往常震响。今晚的潮流一定涨得特别高吧！

我觉得脚有点儿酸了，但广播节目还没有结束。我想：尽管电台不断地高呼新年快乐，不知多少人家正在为明天的饭碗忧愁呢？

我再望望廊外，路灯竟变得暗淡凄凉，摇摇欲倒。

另一只野狗在翻寻垃圾堆。

而海潮声却越来越大，我隐若听见浪涛猛撞著堤岸，水花四散飞溅的声音呢。

忽然，我底灵感来，我走回房里，拿起纸笔，写下一首小诗：

听收音机一百遍一千遍

高呼新年快乐，快乐新年，

路灯，却饥饿一般

脸色苍白，摇摇欲倒。

有甚么怨忿吗，海潮，

死命撞击堤岸？



1952年丰盛港

海燕

海上的浮云，在天边结成一座山。

海外的青山，却被烟霭遮掩。

斜阳，藏在山背后，把云山映成一座紫色辉煌的宫殿。

XXX

XXX

高大的水松底影子，斜斜地偃卧在堤岸上。

海上的潮讯开始报涨。

潮水从海外奔来，在浅滩上卷起浪花无数；

雪白的浪花，像无数天真活泼的孩子，在滩上恣意地狂奔，恣意地跃跳。

XXX

XXX

这时，海燕出现了。

黑背白腹，成千累万，在浪涛上飞翔。像一只巨网，这一群小生物，在海上筑起不可欺的流动的阵线。

网阵在海上摊开，又收合，又摊开……。

它们这样一张一合地，不断地掠飞，黑色的羽翼在水上

消隐，白色的羽腹在阳光下闪亮。一般的姿态，严整的纪律。

多么矫健，多么勇敢！

XXX

XXX

三个中年汉子，带了钓鱼具，也到海边来了。

前些时，我闲空下来，也学人家来海上垂钓，可是一直只钓到水蛇。

朋友大笑。

他说：“现在是死流，哪里钓得到鱼！”

原来在涨潮的时候，鱼群随著潮水，从远方奔来；它们饥不择食，很容易上钩。

于是我想起海燕，它们在涨潮时在海上飞掠，原来是在寻找食物呀！

1953 年丰盛港

昨夜的雨水

昨夜的雨水，向大地撒了一个大谎。

朝来万物都失了更序——

人们犹高卧未醒，鸟雀都肃静无声；

只有一只寂寞的蚱蜢，在篱落间徜徉。

一阵凉风偶尔掠过，树上会飘下一片木叶，梢头会撒下一把珠雨。

寂寥的脚步踩踏著寂寥的泥土。

XXX

XXX

昨夜的雨水，向大地撒了一个大谎。

朝来万物都失了更序——

鸟雀都肃静无声，人们犹高卧未醒；

只有那丛林绿野间，还剩灯火三两。

像三两颗星星，不能升飞，只得在地上爬行。

昨夜的星群已在天外遨游，这里是被摈弃的落伍的星辰。

1953年丰盛港

雨水

昨夜在枕上仿佛听见雨声没有停歇过，而且雨下得很大。朝来开门一看，只见屋前后已涨满了积水。

雨水涨满了门后的小溪。淹过两岸的绿草，更漫延到我底篱笆来，连我底园圃也遭了殃。

园里几丛开得正蓬勃的玫瑰，被雨水打得支离残乱，枝条儿大部份偃卧在水里。篱边三株斑红花，也被雨水压得弯腰伛背，再也抬不起头儿来，鲜红的花朵都在水面上飘浮。

我想：可惜呀！把我底花儿全毁了。

我又想：假如此刻门外有一条小舟，那就像唐诗所形容的“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了。

昨夜的积水一定还不止这么高，因而把前那座小桥也冲浮起来，今晨水势稍退，桥身便斜斜地躺架在溪畔。我只得赤足涉水过去，重新把它架好。

当我正在拉动桥板的时候，我看见一大群黑蚁，静静地紧贴在桥面上，看见我走近也不稍动一动。黑蚁们平日不加

慎察，便把阴凉的桥底当作安乐窝，谁知一夜无情的雨水，把它们弄得家破亲离；剩下这些灾余的幸运儿，看著死神在它们底身旁擦过。

架好了桥，我顺便就在园里修理花木。我把玫瑰花一枝枝地从水中扶起来。我把那些过重的水点摇掉，然后用细竹枝把它们支撑起来。经过一夜雨水底浸淫，枝条都变成了瘫痪，软绵绵地不能直立起来了。原有的竹枝不够支撑，我只得四处寻找其他树枝木条应用。

我在树底下搜寻张望，我底眼帘忽然接触到一个奇迹——

我看见一只翠鸟，伏在石榴树上，正聚精会神地向水中窥伺著。

可怜！无知的鸟儿，竟把这一片死水当作湖沼。它想在这里猎取食物，岂不是白费心机！

我故意向它一扬手，把它惊走。希望它飞到那有生鱼活虾的湖沼去。

1953年

山与海

我从小在山脚下长大，长大后又和海结下不解缘，是以我对山也熟悉，对海也亲切。

当我看见旭日底朝辉，或是上弦月底光芒斜照在海上，把海水映成一片黄金色时，我便会想起儿时站在山头上所见到的景致。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黄金色的稻田，在长空下随风翻浪。

由于海，我想起那海上的船。船夫把著舵，在波涛起伏的水上飘浮，不正像那田里的农夫在耘草翻土！雨季来临的时节，通体漆黑的印度籍农夫把全身脱得精光，浸淫在泥浆中挥著镰刀。谁要看到这一幅风景，他一定会觉悟到每一颗洁白的饭粒都是血汗底结晶，而每一种生活都需要血汗去换取；除非那些少数的，把幸福建筑在别人身上的人。

稻穗成熟以后，一席席的稻都由妇人们铺列到公路两旁晒太阳。老年人和孩子都嬉笑著在田里捡拾散落的稻粒。这种欢乐的情景使我想起那渔舟归来时的欢呼声。

那出海捕鱼的舟儿，载著过重的鱼，一颠一簸地，慢慢儿从雾阵里出现了。这时，岸上早已企立著许多孩童和妇女。当船靠岸后，男人们忙著收摺渔网，然后扛上岸去晒太阳。孩童和妇人们便把船上的鱼一篓篓地扶下来，倒在沙滩上，熟溜地把各种鱼儿分类。

你看过夜行人提著灯火，在山中走路么？那半明不灭的，红色的火光，像不像那夜行船上的渔火？

由于灯光，我乃想起白昼来——

青天下常有白云冉冉浮起于海上。一阵阵风把它吹得高上去，高上去，于是和那山头上的白云衔接起来。你知道我为何时常神往于那袅娜的白云吗？那是因它能把海与山底思维连接起来的缘故。正像我时常看到海，就连想起山一样。

1953年丰盛港

笼子

有人把人生比作大道，沿途有适当的车站。它们是温暖的
家庭，良好的教育，友谊和爱情，事业与休息。

但我却觉得人生底途中就只摆著各式各样的笼子。

你在一个笼子里头观望另一个笼子里的人生活，你可以
伸手和他们言欢，但彼此却隔著笼壁，谁也夸不过去。

当我看到一群年青的大孩子又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觉得
他们就是一群出笼的鸽子。但是为了前途和生活，虽然海
阔天空，他们却不能任情飞翔；他们都朝向各式各样的笼子
撞扑。

淡泊的人终身独处在一个笼子里，怡然自乐；雄心的人
撞扑过无数笼子后，到底不能满足。

有些人半生经营，依旧飞不出他底旧笼子；有些人转换
了几个笼子后，终于择到他理想之窝。

这都要看各人底去向与计划，环境和智慧。

但是我有一句赠言：“当你不满意于你底旧笼子时，你
要有勇气去寻找新的。”

——人生底笼子是永远为你而敞开著的。

贺 年 片

在寄给友人的一张贺年片上，我曾经这样写道：

“时间与距离，遂渐把我们的之间的友谊疏远了；

“愿贺年片是阳光，给这一株脆弱的花枝带来一丝温暖。”

当一个人离开旧地后，往往便被新的环境所包围。你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因而无暇去应付旧的朋友。有时你也想写那么三言两语，终因聊懒或生活底纠缠而提不起劲去摊开信笺。

至于旧地的友人，当你离开后，因不常见面的缘故，你底影子会在他们底记忆中逐渐陌生与模糊。偶而想起你，执起笔杆，写上你底名字；终因无从说起而把笔杆放下。

于是友谊，像一株脆弱的花枝，缺乏阳光与水份，在枝头逐渐憔悴、枯萎。

愿贺年片是阳光与雨露，给友谊以一丝温暖与润滋。

让我们珍惜旧日的友谊。

朋友，在这除旧迎新的新年里，你有没有想起贺年片？

如果你有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而彼此之间又不曾通过信笺，你就应该在新年里寄一张贺年片去给他。它像一滴水露，无声滴落，在平静的湖中漾起一丝涟漪；它像一片落叶，飘然坠下，在久寂的阶前敲起一声剥啄。在对方是一件意外的收获，在你算是尽了一点友情。

1953年丰盛港



汉奎

大清早街上就充满小贩底叫卖声。

“咸煎饼！”

“糕——果！”

我底孩子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便直吵著要吃咸煎饼。

我只得带他下楼去。

“咸煎饼！”

我喊了一声，一个十一二岁模样的孩子随声跑来。他赤膊，手中托著一白铁盘煎饼。

他跑到我底面前，低低地叫了一声：“老师！”

我立刻注意他起来。

“你是学生？”我问他。

“是的！”

“几年级？”

“二年级。”

“那么，你是下午班的学生？”

“是。”

“你叫甚么名字？”

“汉奎。”

从此，汉奎在我底脑海中留下一丝淡淡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苦孩子。

XXX

XXX

一个周末，我躺在床上翻杂志。

忽然我听见二房东在街边跟另一个女人谈话。

我一面看书，一面有意无意地听著——

“你底阿奎真能干，小小就会做生意。”

“赫！卖一二十个煎饼能赚多少？是他自己吵著要出来卖的呢！”

“哈，他自己要卖的？”

“他说自己赚，自己花，比较自由。”

“哈哈，这样讲也是对啊！”

“对是对，就是讨厌他太坏了一点。”

“怎样坏法？”

“要赌博，整天赌博，赌输了就打架。我打他他不怕，他底阿爸又不管他，学校底老师也不管他，唉！真是没法！”

“嗯！别样事情都好学，就是赌博这一样不好去学。”

“.....”

我听了一会，不禁想道：“汉奎原来是这样坏的孩子哪！”

有一天傍晚，我吃过晚饭，在窗口眺望。

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空场上玩——

他们把一只穿了底的篮子挂在晒衣架上，于是拍著一粒小胶球，来往冲刺，仿学著大人们打篮球。而汉奎也在其中。他口中衔著一枚哨子，跳来跳去，比手画脚，俨然是一个出色的球判。

当他们玩得正起劲的当儿，邻近有人家在大声开放收音机，播放华语歌曲：热烘烘的太阳。

孩子们一听见这首歌，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游戏，同时热烈地齐唱起来了——

“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
唷往上爬，
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

.....

爷爷爱我，我爱他呀！

我听著听著，忽然一个感想在我底心头滋长起来——

我觉得汉奎是一个倔强活泼的孩子。如果他有五分正确的家庭教育，他将来一定会像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唷，往上爬的。

由此我觉得有大多数的家长们，都太天真地把教养儿童底责任全数推在教师底身上，而忽略了更其重要的家庭教育。

断鸢

蓝天下有白云推聚。太密的云层有错沓纷乱之感，使人想起那荒山丛岭，以及峻嶒的人间路。

天边蹲伏著一座凝寂的孤山，在云翳下像一只古老的梦魇。虽然遥远，但仍听得清它怯怯的声浪；在诉说著一段远年的心事，或是一只褪色的希望。

啊！飞鸟飞鸟！窗前有鸟儿掠过。

然而，安知飞翔的鸟儿就没有悲哀？一只猫掌，一颗子弹就足以使它们张惶失措，魂飞魄散。

电线网上，吊著一架纸鸢底残骸。风吹日晒，它已经是败坏到不堪回忆了。它底身上死缠著一团乱线，听任它舍命挣扎也莫想能摔脱。

前些日子，孩子们在空场上放纸鸢。

纸鸢乘著风力，一直往上飞。

孩子们都齐声嚷道：“这只鸢飞得多高！”

鸢在白云下摇头扭腰，顾盼自得。鸦群飞过，都抬头向

它仰望。

鹰飞近鸢底身旁，说道：“不可再高了，风势不顺时收煞不住。”

鸢充耳不闻，继续往上飞。

不久，孩子们惊惶失措地喊嚷起来：“不好了，不好了，鸢在翻筋斗了！”

接著，鸢急速地坠下，一头插在电线网上……。

就这样，吊在电线网上，缠著一团乱线，舍命挣扎也莫想能摔脱。



1954 年高渊

浪人

深更里，有一弯残月，当空留照。

夜这么深沉，大地这么凝寂。孤独的月留照在空际，没有星辰随伴。一颗也没有。而天空，又是那么悲哀湛蓝。

哦！我底观念动摇了——

这一弯留照在空际的应该不是月亮，而是一些其他悲哀的生物，比如一只黑猫，或是一只蝙蝠。噢！甚么都成，就不许是月亮。

今夜，它显得太不平凡地冷酷，冷酷；它使我不期然地连打著寒颤。

假如这倾泻著满地的银辉是代表月亮底情感，那么，它是把那坟墓一般的屋脊与檐角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悲哀。

同时，它使那一架断箏，那弥留在电线网上的断箏加倍地显得不幸与凄凉。

晚风中，断箏一直在电线网上扑扑地哀号著。

啊！人们都把黑色象征悲哀；而夜是黑色底黑色。那墙荫，那狭街，那屋檐，那些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都显得多够

悲哀！

啊！那些在黑夜里留连蹉跎的生物，那些黑鸟，那些猫，那些土虫，还有月弯、断箏都悲哀底化身。

还有，在街口，一个落魄，无家可归的浪人。

在凄清的幽辉下，他穿著一身黑衣，拖著木屐，从街这头踱到街那头。“各吉各吉”，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

自己追逐著自己底影子，又残忍地把影子践踏。

浪人从哪里来？为何这般狼狈？他没有亲人？

——没有人能给你解答。

浪人住在坟场里。

白天他等候祭品，晚上在墓石上睡大觉。

有人问他怕不怕鬼？有没有遇见鬼？

他只是笑，但不说话。

我想：一个人在潦倒落魄，走头无路的时候，性命都不能保，遑论鬼神。

XXX

XXX

夜更深沉。浪人依旧在黑街里各吉各吉地踱步。

他还没有睡意，不想回去坟场。

1954年高渊

藩篱

这座小小的园囿，先前原有藩篱，牵牛藤时常爬上篱垣，在微风中摇曳著紫的铃，白的铃。

囿内除了花卉，还种了几棵果树。我记得是两棵水薤，一棵长生果，一棵杨桃，两棵山竹。

年青时我寄宿在邻近，我征求得主人底同意，时常在囿里吃水薤，在水薤树上读书。

提起水薤树，在开花的时节，它开满一树淡黄色的花，花丝花瓣纷纷飘落地面，把草地都染白了。果实也是结满枝头，无风尽自坠落地面，把草地都染白了。

假日里，我在树上读书，倦了就摘水薤吃。有时看蚁阵打从我底臂下走过，行色总是那么忙碌匆促。一只昆虫贴在叶片上，老半天不动一动，只用两根触须一上一下地拨动著。

园囿底主人时常驾车出门，三五天后就回来。这段日子里，他是快乐的。

XXX

XXX

后来，为了逃避战乱，主人远走他乡，一直不曾回来。从那时起，篱门上便挂著一只大大的铜锁。

邻人见主人长久没有回来，便大著胆子爬上篱垣摘果子，折花枝。最后索性把铜锁撬开，跑进圉里去了。

从此，园囿失去护卫，花卉被妇女连根挖去，果树被敲击得支离残败，伤痕斑剥，再也结不出果实了。

XXX

XXX

三几年后，篱垣终于被人们推倒，野草蔓延过来，把囿界湮没。

几家邻人在囿里搭起木寮，畜养鸡鸭。有的在乱草中种植香蕉黄梨木瓜。印籍老人也把牛羊放在空场上徜徉。

——主人怎么不见回来呢？我曾经试探著向人们寻问。

一个说：“听说被炸弹炸死了。”

另一个说：“全家搭船过印度，遇著潜艇，被轰沉了。”

另一个说：“他这么老了，没子没孙，怎么回来！”

倚立在一角楼窗，俯视著这一片无人整理的荒地，我常常独自唏嘘：“一座园囿没有藩篱，正如一座楼房没有门户；没有保障，没有自己底天地；任由人们进进出出，好像公共场所。

我暗地里为主人祈祷，希望他还健在，早日归来。

XXX

XXX

再过三几年，镇上风传主人要回来了。

——回来？一个老邻居表示怀疑，至少也八九十岁了吧？

——是谣言吧？另一个安慰著自己。

一个午日，主人真的回来了。

一辆房门停歇在园囿前面，一个年青人走出来。

——我是 xxx 底孙子。年青人自我介绍。

——这座园囿，连房屋已卖给州政府。契约今天生效。

——你们私自推倒篱垣，撬开篱门；私窜他人产业是犯法的。

邻人这刻都慌了手脚。

他们也知道这条法律。

他们怎样去弥补这个过失，这里不赘述了。

1954 年高渊

晨

像石榴鱼之群，在莹澈的溪涧里翻滚，翻滚；

像落叶之阵，在辉明的空际飘飞，飘飞；

这些快乐的槟榔鸟！

嬉戏在这么瑰丽的霞天！

忽地一道风流袭来，把鸟阵驱散了。

可是不久，它们又集合起来，在富丽多姿的朝霞里掠飞，
翱翔。

XXX

XXX

那朝阳，好不容易冲破重雾，露出半只脸，却慵懒地躲
在那山之枕与霞之衾。

朝阳，你必须振作起来。洗一个脸，喝一口咖啡，然后
翻过山之颠。

人们正期待著你底光明！

XXX

XXX

我呵了一口气。

白色的气体从丹田冒出来，袅袅地往上浮，往上卷；

会合著那烟囱上之炊烟，然后飞上天，化为白云，飘过
高山，飘过海洋。

白云，要是你疲倦了，你去找河流。
他将乘载着你，在草原上迤逦邀览——
经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
经过一座橡胶园，另一座椰子园；
然后奔下河口，流入海洋。

XXX

XXX

昨夜我在梦中抖缩，朝来依旧严寒。
眺望海上，犹结着浓浓的冷雾。
朝阳虽然已升上来，一时还不能把它驱散。
好一个罕逢的，寒冷的早晨！

1954年高渊

夜半的风涛

那虎虎的，卷带著木叶与沙砾飞驰的是风。

那虎虎的，卷带著木叶与沙砾飞驰的，把窗门槌搥得碰碰响的是夜半的风涛。

野犬凄厉地长吠了。

那虎虎的，卷带著木叶与沙砾飞驰的，分明是无数脚步底奔跑。

那虎虎的，卷带著木叶与沙砾飞驰的，把窗门槌搥得碰碰响的，分明是一群亡命者底惊动。

野犬吠直了嗓子；

电线杆上的黑燕，也乱沓地啾叫起来了。

他们刚从梦中被风声扰醒。

那虎虎的，卷带著木叶与沙砾，由远渐近，飞驰著而来的，依稀记得是一阵风暴；

那时常在海洋上遇著的恐怖。

幸亏那窗门底响声，像慰藉一般地暗示著他们还未曾北旋，今夜依旧是留在一个南方的岛上；这突然冒起的恐怖，乃是夜半的风涛。

傍晚的小雨

傍晚，下著疏疏的雨。

雨点滴落在阿答屋顶上，发出渐渐细语。

两只野猫躲在屋顶下，静静地举行著爱底谈判。

一朵小白花从树上掉落下来了。

像一眨眼睛，像一只手势，像一个问讯。

XXX

XXX

一只翠鸟无声栖伏在对面高楼顶端。

像一只静止的脚步，像一朵寂寞的期待。

楼上突然伸出一只枯瘠的皱手，把窗门轻轻地掩上；

却惊破了翠鸟底好梦，不动声色地飞走了。

另一朵小白花从树上掉落下来了。

像一眨眼睛，像一只手势，像一个问讯。

XXX

XXX

一个老伯伯赤著臂膊，在雨中匆匆走过。

数十年来如一日，他仍旧是那么壮健。

一群槟榔鸟在空际轻盈地飞翔著。

它们飞得多像一群小鱼儿！

天空是鱼缸，鸟儿在水缸里徐游。

又一朵小白花从树上掉落下来了，

像一眨眼睛，像一只手势，像一个问讯。

XXX

XXX

空场上长著三株花树，一年到头不停地开著白色小花。

老的花一朵两朵一直掉落地面，新的花不停地绽放在枝头上；满地满树是白花。

这些花并不美，也没有香味，但是看久了你会喜欢它们，尤其是在傍晚，当天色快要黑暗下去之前，它们是光芒四射，使你不得不对它们另眼相看。

有两个印度籍小女孩时常在篱笆外面留连不走，她们一看见我就嗫嗫地问道：“可以采这些白花吗？献给神祇的。”

献给神祇的，你想，我能够拒绝吗？

她们向我合掌，道谢。

又一朵小白花从树上掉落下来了，

像一眨眼睛，像．．．，像．．．问讯。

1954年高渊

小孩与花苗

不知是哪一只可敬的手，在我底园圃里撒下一把花种？
经过几阵雨泽后，绿苗纷纷跑出地面来。

它们都那么稚嫩。其中有的，一看便认得出名字，有的却未曾见过，不知是甚么花儿。可见不管知名的也好，不知名的也好，它们总是一株新的生命不是！

幼苗长出来以后，不久，它们将长成花树，树上开著红的花，黄的花，它们将像一群活泼天真的小孩子，在园里蹦蹦跳跳嬉戏。眼看著我底园圃行将热闹起来了。

XXX

XXX

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蹲在花圃旁边。稚小的躯体并不见得比一株花苗儿大。

女孩望著它们老半天，然后嘎嘎地问道：

——小花苗，你喜欢吃糖果吗？

——我不吃糖果，小花苗回答，我喜欢喝雨水。

——雨水？昨晚那阵雨多吓人！

——待会儿还会再下的。

——小花苗，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和姐妹们搂抱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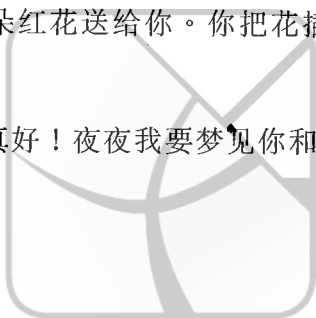
——你没有雨伞，好可怜呀！

——其实，我们是不怕雨水的。每次下雨过后，我们都长大一些。

——长大后会不会开花？

——我要开第一朵红花送给你。你把花插在床头上，我会走入你底梦里。

——小花苗，你真好！夜夜我要梦见你和我同游。



1954年高渊

幻想

我在街上买了两条热带鱼回来。

我们在街上走过，看见玩具店底玻璃橱里陈挂著一些小巧玲珑，颜色鲜美的热带鱼，我就立刻走进去，花了五毛钱，买了两条回来。

我把鱼儿用绿色的线缝在绿色的窗帘上。当微风掀动著窗帘的时候，那两条鱼便像在绿波上徐游了。

“真想不到有这一下呀！”

我高兴得叫起来。

于是每天傍晚，我躺卧在楼板上，让窗帘把楼下一切喧嚣的市声阻隔，只剩下一片绿色的海波和蓝色的天，海上有鱼儿徐游，天上有归鸟飞过。

以前我们在海边寄住的时候，我特地到星洲去购买了一只绿色的大瓷盘。我在盘内陈列著一些珊瑚，珊瑚上爬附著海马海龙，周围铺饰著许多珍奇的贝壳；于是我就唤它做海底花园。我想像著蛙人在深海中发现到那些奇异的花园及生

物时，他们是多么地兴奋！

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生活在幻想中。

在疲惫刻板的生活里，一些幻想对你是有脾益的；有时这么地自我解释著。它像一支轻松的音乐，可以使你工作过累的倦怠的身心享受到休憩；它像一道活水，滋润你枯涩的精神。

我们喜欢把周末在家中安闲地度过。我们喜欢收听一两支音乐，或是写一两篇散文诗歌，或是阅读一篇小说。有时甚么都不做，索性躺卧在楼板上，看鱼儿在绿色的窗帘波上徐游，乃海上那一片蓝空。

我底朋友老克曾经好奇地探问我：

“你们怎么可以整天老躲在家里的？”

他说他在家里呆上两个钟头就要发躁。

我当时没有闲情跟他讲，回来后我就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读到它。

1954年高渊

马 丁邦山

啊！马丁邦山，听到你底歌声，我有太多的愤满。

但你何必喋喋地诉说：“在短短的六十六里之路程中，你有一千多个险弯！其实，在生活底道路上，那儿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那一条不是曲折险突，像你马丁邦山一般地曲折险突？”

你且看吧——

那商店底老板，整天皱眉蹙额地叹道：“胃口不开！胃口不开！”于是每天他吩咐厨子煮稀饭给伙计们吃。

那有修养的教师，为了巩固自己底职位，整天吹毛求疵，指责著一些不该指责的问题，常常为著不该脸赤的事情而脸赤。

还有那些贤能的，学校底管家们，每个月几乎要召集三数次大会，批评这一位教师没有学识，那一位教师没有品格。究其实无非是弄不到董事长那一颗玉玺而已。

啊！马丁邦山，你说我们外头的生活会比较安全吗？

然而，马丁邦山，你底歌声为何充满著悲哀与气馁？

因为同伴底摔亡？

然则，你是应该更坚强起来。他们摔亡，那是因为他们不留心。在生活底道上奔走，怎么可以大意呢？有了这前车可鉴，你应该更细心地走你底路途。

我们为甚么要恐惧？为甚么要向生活低首呢？

对于那些万山群峰之间互相追逐的磷火，你当它们是一阵有颜色的风吧！

遇到那封锁山道的雾气，你应该及时把引擎煞住，等看清路径后才走。

让我告诉你关于我本身底故事吧——

对于那位刻薄的老板，我终于吃厌了那三餐稀饭，而把饭碗摔还给他了。

“不知哪一位不幸的人来接替我这个位置？”

当我跨出店门口时，我有满腹的愤慨。

对于那位野心勃勃的，而胸怀狭窄的教师，我终于对他讲：“哪！你上来吧！现在你可以登上我这个宝座了！我要离开这儿了。”

至于那些太空闲的学校底管家们，我则誉他们为神圣的河流。

你也许参不透我底意思。你听我说下去：

这里的河流每个月要泛滥几次。每次它总是带来许多腥

龌的垃圾，塞满沟渠，塞满街道。

这些学校底神圣们除了把教育越弄越糟外，就像这些垃圾，一点作为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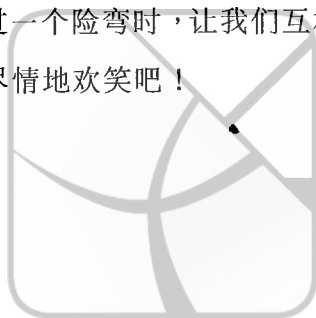
呵！马丁邦山，你看，我就是这样在生活底道上奔走著。我们都是同样曲折险突的道上奔走著！

然而，我们为甚么要悲哀与气馁呢？

让我们互相大笑吧！

让我们留心足下，走著，欢快地走著吧！

当我们转过一个险弯时，让我们互相庆贺又一次的胜利，然后，让我们尽情地欢笑吧！



1954年

探险家底船

晨间推开紧闭的窗门，让我看到了凝寂的蓝天。

天上浮著云堆如海岛，张翼徐游的鸟匹像一队航海船。

XXX

XXX

是一队探险家底船。

他们探寻的是名？是利？

他们扯起诽谤的帆，拨动诬讪的桨，在生活之海洋角逐；

大家都驰向海岛，但谁都泊不了岸。

XXX

XXX

闪亮的海岛忽地融消了，融消了又凝结成一道屏藩。

如今周围是雪山锐峭，当中环抱著一弯死湖。

湖中驰骋的海船一时都变成了投湖鸟，在那渺小的圈子里迷失了方向。

1954年高渊

墙

在我底记忆之巷里有一座灰色的墙。长长的，高高的墙。它挡住了我底视线，在它底脚下看青天，只是那么狭窄地一长条。

由于年代久远，失了修葺，墙上的水泥已斑剥脱落了，于是苔藓之类开始繁殖起来。在阴湿的壁上，它们恣意地奔走著。一阵烈日会使它们像腊烛般地燬缩下去，可是雨泽之后它们又复荣滋起来。

整日逗留在墙脚下，整日对著这一座高长的灰色的墙，在我并不觉得寂寞，因为在这一大幅墙壁上，苔藓无意中构给了许多生动的画面。看著它们，看著它们，我想起大人们惯常铺述的，那一连串怪诞的故事；尤其是在晚霞过后的黄昏，它们都化为怪诞的人物，栩栩欲动了。

一个寂静的午日，我正对著这座墙出神，忽然我听见一阵鸟噪。我赶忙抬头一望，我竟发现到一个奇迹——

在那高高的墙头上，不知何时，已滋长著一株不知名的小树了。

“这么高的墙，是谁把树栽上去的呢？”

我诘问家中的人，他们都说它是自己生长在那儿的。

XXX

XXX

这座墙不但有一棵这么不知来历的树，而且它还有一个不知来历的窗。

深蓝色的帘饰，给风日熏成灰褐色。白天里它是一个深黑的洞，薄暮里它有一丝淡淡的灯光射出来。

——一个神秘的窗，开在神秘的灰色的墙头上。

“这窗子里头住著怎样一个人呢？”

好奇的心理驱使我渴想见窗里的人一面。

于是，我每天望著墙，也抬头望著窗。

有一天，我在墙脚寻找蟋蟀。忽然我听墙头上似乎有一声咳嗽。那么微弱，那么疲惫。它使我堕溺在时间底深渊里；它使我觉得这一声咳嗽是来自一只古远的故事底主人翁，而非来自墙头上那个窗。

然而，当我抬起头时，我明明白白地瞥见一张苍白的，瘦削的脸孔。

不知为何，那一张脸孔使我一直闷闷不乐。虽然我不认识她，可是我知道那个女人底身世一定很悲惨。

关于女人底来历，我曾经问过长辈们，当然他们也是不

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覆。然而，我确曾追问著自己：

“为甚么她要把自己关在那个黑暗的小窗里头呢，那个可怜的女人？”

XXX

XXX

过后我长大了，我带著一颗空虚的心到外头读书去。

然而，每次我一回到老家时，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一张苍白的脸孔。

有一年暑假，我刚到家里的第二天，便听说墙头那个女人死掉了，是死于肺病的。

出殡那天，我挤在人群中，我看著她死后的排场和铺张，想起她生时的冷落和寂寞，觉得是人生的大讽刺。

在人丛中，我琐碎地听到那个女人底身世：一个买卖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一段悲惨的插曲。

凭媒妁之言，这一宗买卖成交了。丈夫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患有疯瘫症，说话含糊不清，走路要人搀扶，整天坐在一张大藤椅里，两只手一直抖颤不停。他挂著一个富翁底空名，实权早已给前妻底儿子夺占去了。

这位女人一进门就昏厥。过后发誓不愿和老人见面，甘愿过著孤独悲寂的日子，把青春生生地捏死在墙头上那个窗子里。

.....

第二个假期，我又回到老家来。依照老习惯，我到墙脚下坐坐。

我看看墙壁上的苔藓，以及那一株不知名的小树，它们都没有甚么惊人的变动。

最后，带著一份悲哀之感情，我望望那墙头上的窗——
嘎，我几乎不信任我底眼睛：窗上几时已换上了粉红色的帘饰！

“怎么，谁搬进去住了？”

我指著窗口问堂兄。

“新娘子！”

他指的当然是那个疯瘫的老头子。

话刚说完，一阵轻盈的笑声从墙头掷下来。我抬头一看，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少女，倚在窗口，跟室内人说笑。

我想：钱底力量真的这么大吗？一个断送才没多久，另一个便送上门来了。而且，看她竟没有半点儿悲哀。

贪婪的，愚蠢的父母！

可怜的，无知的女儿！

这一座墙上刻划的已不复是童年时期那些怪诞的故事，而是这人间不幸的，悲惨的写真了。

1954年

林擒

清晨，我正在盥洗，忽听见一阵叩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黄伯伯。

“王先生，我送一只林擒给你底女儿吃。”

妻听见林擒，便在房子里接口道：“啊呀！林擒吗？我顶喜欢的。”

我笑著对黄伯伯打趣道：

“黄伯伯，你明天多送几只给大孩子吃！”

“好，好，改天我送多几只来。”

黄伯伯走了以后，我对妻说：

“真怪，黄伯伯底一举一动，都像我一位同学底爸爸，连那一口音调也像。他今天送林擒来，更使我撩起一段往事来了。”

“甚么往事？说出来听听。”

“别慌，不是桃色事件。让我慢慢告诉你吧！”

十多年前，我在槟城读书的时候，陈华生和我最要好。那一年，放暑假的时候，华生知道我底家遥远，不想回去，便邀我去他家小住。

他只有爸爸，和一个弟弟。家里相当清静。院子里有五棵林擒树，虽然不高，却长得蓬勃茂盛。其中一棵长得苍劲奇突，一看就知是有一些阅历的老树。整个假期，我们就在那林擒树下度过。那时适逢林擒盛结，我和华生几乎每天都要采几只下来吃。我喜欢林擒那一份浓烈的香味，同时，一颗颗的核子使你不得不细细地尝啖，因而更觉得它底滋味美好。

从那回起，我和华生更加熟悉了。我常常去他底家作不速之客。华生底爸爸也很和气，每次遇见他时总是他老人家先抢著向我打招呼。

有一年，我因一些私事缠身，好些时候没有到华生底家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华生便来找我了。

“到我家去。我底爸爸请你去吃林擒。这次的林擒比往常不同，结得特别饱满，滋味一定特别美。”

我笑著答应了。临走时，他还拉著我底弟弟一块去。

我们才踏入园门，陈伯伯已经从屋里走出来了。

“好几个星期没来了。今天请你来吃林擒！”

华生底弟弟撑著长竹竿，正在树底下钩采林擒。弟弟看

了自告奋勇地说道：

“林擒跌下地就烂了，这样采法没意思。我爬上树去，你们在树下接。”

“爬上去很危险！”华生说。

“别管他，他是出名的阿三！”

我说得大家都笑了。

弟弟一骨碌爬上树去，一连摘了十多只又大又熟的果实抛下来。

“够了，够了！”我嚷著说，“吃不完糟蹋掉。”

但陈伯伯却说：“不要紧，多摘几只下来，索性吃一个痛快！”

吃林擒的时候，陈伯伯指著那一株苍劲奇突的林擒树对我们说：

“你们猜这株树多老？我从祖国来的时候，它就这么蓬勃地生长在这儿了。其余几株是我后来繁殖起来的。”

我笑著说：“陈伯伯，可以把你底一些经历告诉我们吗？让我们增加见识。”

“我底经历是一条艰辛的路，说起来也许不值入耳的。我廿岁时就来过番。我除了一件短裤，和一条裤带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初来这里时，同乡不肯帮忙，地方又生疏，几乎无法度日。幸亏本村村长同情我是新客，指引我去河边赊鱼到甘榜里去贩卖，生活才算有了著落。同时，我便在这

株林擒树旁随便搭起一间矮屋居住。谁知一直就住到现在。还算我能吃苦节俭，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才有今天。”

陈伯伯仰著头，望著林擒树，出神了好一会。我看见他底眼神有一点暗淡，他是跌入多年的回忆里了。直至今天，我才注意到老人家底额上有许多深刻的皱纹，那是说明一个长期奋斗的刻苦的人生，同时，也说明了老人有一个坚强的个性与一股不可悔的毅力。

“但是少年苦难并不是一件坏事。向来就有一句俗语：少年渔乐，家门不幸；我底堂弟就是一个好实例。少年时他底家境多富有。但因为钱底来源容易，不知金钱底难赚与爱惜，便养成挥霍和懒散的坏习惯。结果，不但自己不能挣赚一分钱，连祖上的财产都花光。”

陈伯伯叹了一口气，又接著说：

“现在他底处境更是不堪设想了。这都是由于少年时贪恋安逸的结果。你们将来毕业以后，应该要放大胆子，甚么地方都可以去跑一下。切不可贪恋逸乐的生活，把志气消磨掉。”

我和华生听到这里，都不约而同地把身体挺直起来。但林擒底印象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底脑海里了。

XXX

XXX

“现在，华生果然不负他父亲底期望。他中英文都很有造诣，在一间大商行里任职，收入很丰厚。”

我轻握一下手中的林擒，结束了一段多年的往事。

妻把林擒接过去，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呀！”

“谁说不是，刚才我一看到林擒的时候，我就立刻记起陈伯伯底话来了。”

1954 年高渊



含羞草

孩提时喜欢寻找含羞草，用手指去挑逗它。当我们看见一株含羞草羞涩地敛合起来的时候，便会拍著小手大笑道：“看呀！含羞草怕羞了！”

含羞草为何会敛合，当时对我们是一个谜。我们常常问妈妈：“含羞草为何会含羞呢？”

妈妈总是说：“因为她是一个怕羞的女孩子！”

但对于这一个答案，我们始终是不会满足的。直到有一年，伯父从祖国到南洋来，我们才算解决了多年来的疑问。

他老人家搭了一个床铺，住在后厅里。晚上我们常常缠纠著他，央求他讲故事。于是他就会闭上眼睛，说：“每人先替我捶一百下腰。”

有一天晚上，我们又要伯父讲故事；忽然弟弟提议道：“讲含羞草底故事吧！含羞草怎会怕羞的呢？”

“是呀！”我附和道：“伯父，含羞草真奇怪，怎么动它一下就会合起来呢？”

伯父又闭上眼睛，说：“每人先替我捶一百下腰。”

于是伯父开始打开他底话匣子了。

XXX

XXX

那是很久很久的一回事呢！

——伯父说得很慢。那漫长又低沈的声浪仿佛是从古远的深谷里发出来的叹息似的。

那时，我们乡里中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又白又美。全乡中算来就是她最美。

“这孩子长得多端正！”

每当她提著篮子，到溪边去洗衣的时候，人们总是这么赞许著。

她梳著两条辫子，披垂在胸前。平日低声细语，绝少纵声大笑。每次人们对她窃窃私语，总是逗一逗眉梢，低下了头，把腮帮涨得通红。

十五岁那年，她底父母正替她对上了亲，谁知却闯来一群土匪，把乡里洗劫一空，匪盗看见这个女孩很美丽，还想把她带走。女孩子一急，一头撞在石阶上死去了。

过后人家把她埋葬在东门外。

隔年，墓上长出一种有刺的草，开著粉红的小花。偶而触到它时，它便会立刻敛合起来。乡里的人想起薄命的女孩子，就叫它做含羞草。

——伯父讲到这里，声音更加微弱了。他闭上眼睛，漫

看去竟像熟睡去一般。

“怪不得妈妈时常说，含羞草是怕羞的姑娘呢！”

弟弟喃喃地自语著。他底心情已深深地被女孩子底命运所感动了。

XXX

XXX

对于含羞草底疑问，当时总算是解决了。

后来，我长大了，我离开老家，到霸罗去谋生。霸罗是一个太人工化的市场，对于爱好自然的人是稍嫌枯涩一点。只有那近打河底两岸，才可吸收到一些绿色的气息。所以曾经一个时期，这近打河底堤岸意外成为我底足迹常到的地方。

有一天清晨，太阳还未出来，我扶著冰冷的堤梯，跨到堤上去。我一眼看见堤下水滨都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拥抱著一弯绿水，向天边蜿蜒地伸去。

这些粉红色的小花，像刚由浴缸里爬出来，身上沾满了晶莹的水珠，闪闪发光，显得生气蓬勃，令人欢愉！

我正在树底下徘徊，忽然听见一声鸟啼，一个焖熟的果子掉下来了。正掉落在一簇茂密的花丛中。立刻，那股蓬勃的生气消逝了。它们都纷纷敛合起来，变成一堆难以置信的败草。

一个意识忽然闪进我底脑海里，我禁不住低声唤道：

“哦！含羞草！”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XXX

XXX

最近，我在一本诗集里头也读到含羞草。

诗人说：“她是一种怕痒的小草。当人们触到她的时候，她便会痒得装睡起来了。”

这个比喻很有趣，它使我们联想起孩堤时的恶作剧。我们不是常常喜欢欺负那些怕痒的小妹妹吗？起初她们是强忍着痒假装睡去，后来终于忍耐不住，痒得在床上不断地打滚与求饶吗？

呵！含羞草，你难道是怕痒而敛合吗？



1954年高渊

大水

大清早我还在恋床，便听见邻居的女人尖著嗓子叫道：
“阿福，我们门口那块桥板呢？”

“不知道。刚才我开门时就没见到了。”

“会不会给大水浮去？”

“我走去找找看！”

于是我才知道昨夜河潮又高涨了。怪不得昨夜梦中仿佛听见有鸭子践水的声音，从楼下传来；我还想不知是谁家底鸭子偷闯出寮呢！

我翻起身来，推开窗门，见潮水还未退尽。一群鸭子在水中欢欣地游来游去。它们都高挺著屁股，不断地摇动著。

水退的地方都堆积著一层软腻腻的泥浆。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一堆大一堆小的，被潮水遗弃的垃圾。那电灯杆下还躺著一只僵硬的死猫。

我想：当地的居民真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深知河潮会时

常侵袭，却一律地把五脚基筑得与马路齐高，而且门槛也安得那么滑稽地低矮，是以水涨的时候，街场变成泽国，屋内也难免要殃及。这里的河流就是这么地淘气！在平时她是一个明媚娴静的女孩子，可是当她淘气的时候，她会恣意地摘下一朵鲜花，把它揉成碎片，然后向你恣意地一掷，让花瓣黏附你满头满身，使你啼笑不得。

在闲适的日子里，我凭窗眺望，看鸭子在水中摆著尾巴，游来游去，倒也觉得别有风味。可是好多次我有要事想出门，却适逢涨潮，徒望水兴叹。

……

这时邻居的福儿拖著桥板，边走边笑嚷著回来。

“找到了，妈！”

“在哪里？”

“你猜在哪里？”

“在哪里？”

“在大街口啊！”

“哗！昨夜的水这样大！阿五嫂，阿五嫂，你相信吧？我家这块桥板，昨夜给大水浮到大街口去呢！”

傲游的云

白云，你在空中遨游多骄傲！

遨游在辽阔的高空中，你俯视远眺，甚么事物不曾在你
底眼下流过！

你底胸襟因而宽阔，
你底态度因而磊落，
你使多少人倾倒而羡慕！

XXX

XXX

朋友，你迷惑于你底度量太窄隘吗？

你觉得你底胸中有太多的愤懑要倾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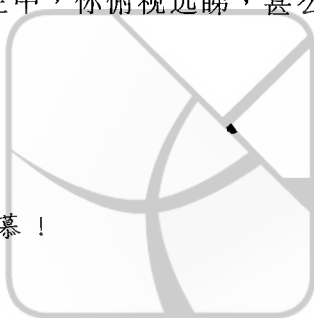
我劝你离国去旅行一趟！

不要去荒蛮的澳大利亚，不要去偏狭的欧罗巴；

去，去那古老的亚非利加，

去，去那奔放的亚细亚。

历史是一部巨册，显赫熠熠，光芒万丈，你将惊摄于它
底重量与伟大！



XXX

XXX

假如这个计划你不能付诸实现，限于经济，时间，人事或职业，（谁说得准呢？）那么，我可以替你筹划另一个旅程——

你可以去海滨，
眺望那宽放的波浪；
你可以去山头，
俯视那苍郁的林莽；
你可以去平畴，
拥抱那无际的稻田。

大自然是一个无尽藏，恢宏博厚，包罗万象，你将震惊于它底气慨与伟大！

投身在它底怀抱里，你只有羞赧于自身底渺小，而且一切人世底浮跨，虚伪与钻营，都将黯然失色；至于那些吹毛求疵，兴波作浪，朝三暮四的卑劣手段，更无论了。

XXX

XXX

白云，你在空中遨游多骄傲！

遨游在辽阔的高空中，你俯视远眺，甚么事物不曾在你底眼下流过！

你底胸襟因而宽阔，
你底态度因而磊落，
你使多少人倾倒而羡慕！

先导车

天似乎很早，可是我已经在床上辗转了多时，没有一点儿睡意了。

我索性起身来，把窗门推开。

只见天还是灰甸甸的颜色，太阳距离山头还远得很。四周围静寂寂地，整个街场仍依恋在睡梦中。

陡地，一阵铁轮摩击著铁轨的响声，从远处传来。

“怎么？”我问自己，“这个时候会有火车？”

听著听著，那巨响越来越近了。然而，我却发觉它有一些异样。经验告诉我：火车底声音很沉重，这回却好像轻捷得很。

“不是火车是甚么呢？”

于是我底视线便自然而然地向铁桥那边投去。我知道火车会在那座庞大的桥身上爬过。

这时，桥下停泊著一只小船，一个渔人正在撒网，船上点著一盏煤油灯。看样子他从昨夜起就一直撒到现在的。

“呵！你辛勤的渔人，在漆黑的江上，你捞到多少运气呢？”

我看著渔人把网收在手上，摆著一个姿势，正想把网撒出去——

就在这当儿，我期待的猎物终于出现了。

你揣测那是甚么？

一辆先导车！原来是一辆先导车！

不知为何？我一眼瞧见这风尘仆仆，满身重露的先导车时，我竟非常激动非常兴奋起来！

我看著它在雾气中出现，驰过铁桥，又匆匆地往前奔去。

“伟大的任务！”我对自己说，“把众人底安全当作自己底安全！”

不是么？在那先导车底后头，正有一大批旅客，他们经过一夜激烈的震动与铁轮声底刺激，终于不支，阖上眼皮，把安全置之度外，让睡神支配著一切。

假如车后他们能亲眼看到这先导车，他们一定会向它肃然起敬的。

1954年1月

木船

偌大一艘木船，是谁把它拉到岸上来的呢？

莫是昨夜三更里河潮高涨，把它浮到岸上来，而又把它
摈弃在这儿？

莫是晨间起过一阵风暴，把它抛上岸来，而又不带它回
去？

啊！你岸畔的楂里树在不断地摇头，是说我揣度得不对
吗？

但有谁能把它拉到这岸上来呢？偌大的一艘木船！

木船在水上飘荡的时节，是多么轻盈，多么矫健！而今
却停留在这没有水的岸上，斜斜地偃卧著，斜斜地偃卧著，
看去就活像一个失意颓丧的人。

一旦离了水的木船是多么地可怜无助！我仿佛听见木船
闇哑的太息了。

十年前，那是一个多么晦暗的日子！

我像这艘搁在岸上的木船。我离开了水，主人却要我在陆上爬行。我当然使他失望。于是他役使我做一切琐碎的工作，他给我底酬报是当时十五杯咖啡底代价。

我仿佛喝著那苦得发涩的生活底咖啡。我底眉头皱得不能再皱。

于是我不期然地念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灾祸。

于是我再向木船瞥一眼，我仿佛听见那声声太息是发自我底喉头。

这时，突然一个赤膊汉子，从屋角里转了出来，他手中握著一把短柄斧。他走到木船底下，用斧背敲了两下；

—— 蠹！蠹！

那苍老竹声浪迂徐地传荡过来。

“是修补船的吧？”我暗自揣测；

“赶早把它修补好来，让它回到水中去吧。”

我不忍看木船那一副落魄失魂的样相！

我想起我那一段落魄失魂的日子！

一束小花

(一) 老年

老人独占著一个角隅座。香烟在他底手指间慵懒地缭绕升腾。

桌上陈列著几碟饱饺烧卖与糕饼。但老人对这些油腻的食品没有胃口。

他所渴望的只是一盅铁观音，一盅烫嘴提神的热茶。

香烟袅袅地上升。烟阵受风扇底撩拨，散发开来，萦回著老人全身。

一头白发，满额皱纹，老人沈湎在自己口中喷出来的烟阵里。

老人沉湎在自己底天地里。

像一根浮木，漂流在时光底河流里；蓦然回首，往事如烟。

(二) 炊火

你莫要谴责那些停泊在岸边的木船多慵懒。在白天里，它们确是懒得呈静止状态。可是你可知夜来在你底睡梦中，他们冒著寒风夜露，在黑夜的江上走了多少路途？

好几个深夜里，我在梦中似乎听见河上泼水声，起来探视，看见木船摸黑在泊岸。

今天傍晚，夜幕还未全行罩下，木船已划动木桨，提早在水上戛游。

船上生起一把红炎炎的火，在黑暗的江上抖跳。

我知道那是舟子做晚饭的炊火。提早吃下这一顿，又是一夜水程。

寒冷的躯体，寒冷的肠胃，它们都迫切地渴望著温暖。

炊火在江上闪烁抖跳。

红炎炎的炊火，岂止是供给舟子一顿温饱而已！

XXX

XXX

(三) 母亲

高潮的日子，水淹浸了马路。

水洗濯马路，垃圾在水上漂流。

孩子们光著屁股，在水渍的马路上打滚。

街道一时变成游泳池！

XXX

XXX

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孩子，拉来一只空箱子当木船。

他把右脚踏上去，箱子翻了过来：

他把左脚踏上去，箱子翻了过去；

他好不容易把整个身子盛在箱子里，箱子都贴实地面，浮不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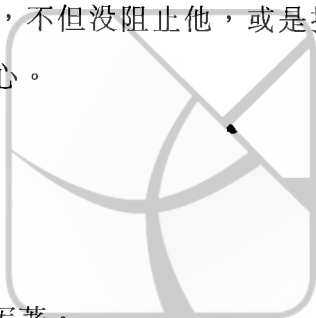
他转移著身子，想爬起来换别的花样；可是箱子失却重心，一颠一侧，把孩子整个儿掀翻在水里。

一堆垃圾浮过来，刚好罩满他一头一脸。

母亲站在骑楼下，不但没阻止他，或是把他拉上来，反而指著孩子笑得很开心。

XXX

XXX



(四) 行车

滂沱的大雨在倾泻著。

隔著玻璃窗，我只能看见雨像雾一般地白茫茫一片。

司机扭亮了车头大灯，扫水针拚命地操作，但这些都不济于事，都不能使车外模糊的景物清晰些。

在雨中行车，在豪雨中行车使我有冰一般寒冷的感觉。

司机把速度降低，循著马路旁，车开得和船一般地迟慢。

一辆巨型卡车迎面奔来了。

它底巨大的轮子溅起高高的泥水，击泼在我们底车头窗上。

它满身淋漓地擦身而过像一艘雾里船。

假如你想起这整车搭客底性命是操在司机那双手上，你就会惊觉这擦身而过的不是船，而是一只令人颤栗的梦魇！

XXX

XXX

（五）渡头

河边那十几根插在水中的柱子，让风日河水侵蚀得黑黝黝的，就算是渡头了。

如果我不特地指点出来，你还没留意到它吧？

你不要小觑这座渡头，时常有舢舨来停泊在这里。他们带来一篓鲜虾或螺蛤，几串鲈鱼或石斑。邻近的居民也乐于和他们交易，因为这些海鲜底价格都比市价低些，而且都是刚从水里打捞上来，未曾冰冻过的。

此刻适逢低潮，渡头站在河边，显得多么软弱与寥落。然而，当河水涨满的时候，你想像不出这里是聚集著多少孩子。

这些孩子在等候渔船。

渔夫有时会给他们两只鲞，几条虾蛄，或是一只大螺壳。孩子们受了母亲底怂恿，有时也向渔夫讨一段半段破渔网。听说把渔网挂在大门上可辟邪呢。

当渔船还未抵达时，孩子们就在渡头上嬉水。他们都赤裸著身子，从渡头上跃到水里去，又从水里爬上渡头来。

河上不时溅起高高的水花。

假如你在海边欣赏的是海燕和鸥鸟，那么你此刻欣赏的便是这些肤色褐黑，活泼健康的孩子们。

阳光大量地倾晒在他们底身上。身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亮。

这时的渡头在水中浮沉，它是充满了活泼与生气。

XXX

XXX

（六）大船

当潮水渐呈饱和满盈之状态时，一只大船常常准约浮到河畔来。

它载满一船的货物——

有时载一船火炭，或是红木，有时也载椰子，或树胶。

你不会相信吗，停靠在码头上的大船都疲惫慵倦的？

河是大船底家，码头是床。它们在海洋上漂流了一段路程，筋疲力竭，就要回来在码头上歇息。

现在你所看见的大船，是适值它倦乏的时候。你想看它充满生气，活泼矫健的姿势吗？待大船收锚的时候，骑上你底脚踏车，我们到河口去看去。

在这里，大船趁著满溢的潮水，划动木桨，缓缓驶出河口。出了河口，它就拽起风帆，迅速地驶入了海洋。

船在宽阔的海洋上驰骋，和海鸥一般地轻盈矫健！

每次我看见海风鼓著船帆，在海上奔走的时候，我底心就飞出去了。

我私下对自己说：长大后我也要扬帆，去天涯流浪！

XXX

XXX

(七) 朝霞

为了想看朝霞，我今天特地早起。

黑夜的寒气犹未褪尽。河上笼罩著浓浓的寒雾。风很劲很冷，但驱不散雾阵。

泥泞的河滩上，螃蟹是绚烂的野花。像含羞草，人们跑近时它们便立刻收敛。

弥留在天边的那几颗苍白的星子是昨夜的悲哀？在日出之前还不振作起来，赶紧把它们抹去。

你可知道一颗芒果是怎样黄起来的吗？它熟透的时候是呈甚么样颜色的？

今天的朝霞就像芒果，它先在一角透出微黄，然后，逐渐渲染开去。

朝霞已经出现了，阳光还需久待吗？

阳光从林薄梢头照射出来的时候，寒雾遇著它，就逐渐融化消逝了。

寒雾被阳光从中间剖开为两片，像两片竖立著的屏帐，是上面那片先消融，然后才轮到底下一片。

待雾阵消除以后，明媚的河流就呈现在眼前了。

河水潺湲地流著。她笑容可掬，笑得很含蓄。

而林薄上头的青天，朝霞越发绚烂多姿了。它是综合著多种颜料构成的画面，而且一直在变幻。

朝霞是天上的花园。每天黎明这一刻是开花的季节。七彩的繁花在园里怒放。

朝霞是美得使人心悸的！



1955 年高渊

竹影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个上午，好容易才停歇下来。但天空混混浊浊地，还没有开朗，太阳也羞涩涩地老不敢露出脸孔；看来雨是会再下的！

鸟雀生活在大自然里，对于天气底探测是最灵验不过的：它们也许早已预告雨不会久停，所以趁著这一个隙山石，都倾巢而出，在天空中尽情翱翔，藉此舒展久伏的翅羽，同时捕食多几个昆虫，以免饥饿之虑。天几时会晴，谁能说得准呢？

是的，雨季是已经开始了！

我好像听见那西南季候风，在巨浪澎湃的印度洋上打著忽哨，把大量的雨云驱送到马来西亚底西海岸来。

雨季来临了，那屋前的河流该涨满了罢？涨满的河道，该是丰盈多姿的！我已经多日未曾作河上云游了。

曾经有过一段日子，我寄宿的房舍也有一道河流。那时由于年纪轻稚和阅历浅陋，我并不懂得亲近它，珍惜它。不知道它会滋润一个人底生命，使生活像葡萄遇著雨露，绽放得更加富丽璀璨！

每天晨昏，我打从河畔经过时，我只用眼光默默地向它打了一个问讯而已。但那繁殖在河畔一角，迎风起舞，婆婆多姿的竹丛，已深深烙印在我底脑海里。

而今，事隔多年，竹影底印象犹新。记忆如河床的石砾，它不但不曾被时光淘濯逐渐泯灭，反而晶莹圆润，像宝石珠贝一般地越发闪亮起来。

xxx

xxx

哦！那傍岸的绿竹，不论天亮天黑，它一直在水上舞弄清影！

它有水底潇洒和柔情，加添一份青翠欲滴的绿意。

它大量吸取河水而丰满。它底胸中荡漾著水波底涟漪，鼓胀著盈满的水波底涟漪。它必须寻找出口疏导，于是便泄溢为竹鸣。

那不断地颤抖的叶尖，那万叶颤抖的壮举，把无数波浪化作天籁，在天空中缭绕，在水面缭绕。

想灵感来临的时刻，诗人底心湖也荡漾著诗波底涟漪，一如绿竹荡漾著水波底涟漪。诗波底涟漪相率涌来，充塞诗人底胸臆。诗人必须寻找出口疏导，于是诗人坠入沉思，苦

苦地沉思，然后化为文字，写下诗行。

XXX

XXX

记忆中的竹影，自有它底迷人处，而且随著岁月的递增，那妩媚的色调是越来越浓厚，深沉！

几时再来河畔千竿的竹丛下，筑一座小轩，看水听竹，烹茶煮酒，读书写诗。

1955 年高渊



黎明底跫音

尽管鸡啼声在耳边缭绕，河畔乱草堆中仍笼罩著一片虫吟。青山在一夜之间已沉落到深甸甸的黑渊里去了，设若你是过路人，你怎能辨认方向？

路灯，颤巍巍，兀立在桥畔。在桥那端，兀立著另盏。他们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著。

太累了，可不是吗？昨天傍晚时分，当夕阳西下的时刻，他们便开始执行任务了。他们在路旁忍受寒露冷风，整整一个长夜。

他们底任务是把光焰照射在桥上，使路人看清那是桥，要加倍小心！

伟大的任务！艰辛的任务！

城市里有多少盏路灯？

这些路灯都忠于职守，克苦耐劳，一直站在道路旁，供应光明，驱除黑暗。

他们造福人群，功绩彪炳，由于拙嘴笨舌，不善辞令，

因而默默无闻。

XXX

XXX

呵，呵，天空开始破晓了！

它像一只烟垢厚积的锅镬，不知为何破了一个洞；

它像一间灰尘密封的屋顶，被谁揭弃了一片瓦盖；

它像一颗生涩的芒果，几时在绿皮上透露出熟意；

其实，它更像一滴颜色底染汁，在画纸上逐渐渲染开去，渲染开去；水迹还未乾，画面是透明的。

——那是太阳底光焰。太阳已经来到山背后了。

于是，像一瓮污浊的泥水，天空渐渐沉淀澄清了。

青山开始显露出来。她眼神惺忪，频频打著哈欠，是那么睡态娇慵。

河流也懒懒地流著。水力潺湲，呼吸轻微，似大梦初醒。

河面大部份犹罩在阴影里，只有开旷的部份反映著水光，如眼波一般地明媚动人。

夜是漫长的，而晨是欢愉的。只有那熬得住黑夜的人才能得到这欢愉。

XXX

XXX

朋友，在人生底低潮中，或许你有时觉得生命底黑夜太沉重，而意念一时竟告懈松动摇吧？那么，你立刻想起黎明吧！

今夜，我是筋疲力竭地挨持著一段多么漫长的里路！而

当晨鸡报出第一声警啼时，我竟立刻奋发起来，跑去站在黑暗的窗前，伫候著黎明底光临。

黎明终于来到了，而我也得到新生之鼓舞。

我底欢愉是晨雾，它开始从林薄里冒腾上来，冒腾上来，然后随著风势，把青山拦腰抱住。

在日出之前它们要来一只欢迎舞。它们要把步子踏得轻盈紧密。



1955 年高渊

枯树抽柯

院子里这棵果树不知甚么原故，它底叶儿都脱落殆尽了。只剩下几根粗枝干，还顽强奇突地支撑著。

在星夜底蓝空下，这几根枯桠杈显得更加顽强奇突！

它好像那位大战风车的勇士，摆了一个挑衅的姿势，要把天上的星星刺戮下来。

你提著小灯笼在天上走过的夜行人，小心你们底灯笼，不要给树枝刺破。没有灯光照路，你们回得了家吗？

白云流过，枯枝也想刺戮她。

白云喊道：“不要戳破我底白纱巾！”赶紧闪开了。

我责备果树道：“多么暴戾！你不能对他们温柔一些么？”

“你必须平心静气，做一个慈祥的人，绿叶才会重新生长起来。”

XXX

XXX

过后我在果树四周锄松泥土，铲了一大堆火烧泥添上去。我消除寄生在树干上的虫豕，又替它浇水。

不知过了多久，树干忽然抽出新柯，一些枯秃的枝头上也长出嫩芽。

果树又回复旧日的葱笼和荣滋！

星星在密叶隙缝里跳跃游戏。白云走过来，把她底纱巾披上果树底颈项。

微风吹过，果树便索索地唱起歌来了。

不久，小黑雀看中这棵果树，决定在这里筑巢。

小黑雀也许是看中这棵果树叶浓枝密，枝桠上又长著芒刺，有高度安全感吧！

XXX

XXX

人们寻找地方建筑他们底家园，不是也要寻找最安全最理想的环境。

在电视上看过一家三口，千里迢迢，来到一个盆地上，觉得很理想，便决意定居下来。

他们亲手砍树、填泥、把屋子建造起来，觉得很满意。在千树万树底环抱里，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

谁知一个风雨之夜，山洪淹来，把屋子冲走，不留半点痕迹。幸亏他们发觉得早，才保住性命。

XXX

XXX

这个故事稍嫌过时一些。举现成的例子来说吧——

你想买房子。介绍人拿著图测来给你选。

你和太太东挑西拣，最后选中了一间，当然是认为最理想的了。

谁知住下以后，才发觉门对西照。

夕阳一年到头，斜斜地直照进客厅里，房间里，而且一直移动方向，根本就没法子阻挡它。

照到天黑了，客厅和房间像火炉一般，坐立都觉闷热，更不用想去床上歇一歇了。

这亦步亦趋的夕照，是不是和山洪一样可怕呢？

XXX

XXX

但黑雀确实是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一树密密的芒刺，最顽皮的孩童也没有胆量去拨撩它。

小黑雀做了窝，生下四粒小蛋，不久，就孵化出来了。

雏雀出世后，黑雀俩更忙碌了。

它们轮流在花树上，草丛中寻找食物，然后带上窝里去。

窝里的雏雀便吱吱地鸣叫起来。是雏雀争吃的鸣声呀！

雏雀底鸣声越来越大，我就知道它们在日逐长大。

一个午日，四只已长成的雏雀，尖啸一声，便一溜烟飞去了。从此它们成了陌路人。往后再相见也不相识了。

黑雀俩虽然唏嘘嗟叹，还是强自振作起来，决定离开这

个伤心地，到宽阔的树林里去住一些时候。

它们对果树说：“谢谢你，果树。你给我们一家人庇护之恩是永远记得的。”

XXX

XXX

小黑雀一家搬走以后，果树觉得冷冷清清，非常寂寞。

我对果树说：“不必烦恼。你心胸坦荡，乐于助人，还有鸟儿会来你这里做巢的。”



1955 年高渊

串 串流星

今夜的天空显得有些异样。

它像一幅深蓝色的布幔，在晚风中不停地掀动著，而饰缀在那布幔的星颗，便纷纷抖动起来了。

今夜星群在举行狂欢舞会。也许大家底心情太高兴，太激动，舞步都颤抖起来了。

尽情欢乐呀！

今夜大家来舞一个通宵。东方没发白之前，大家都不要离开。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来，打开酒坛，大家喝流霞酒！喝一个痛快！

今夜没有月亮，我们底光焰更加明亮！

让我们两头燃烧，把光度白热化，把月亮比下去。

我们宁愿做快乐的灰烬，不愿做寂寂无闻的星。

这一群傻小子，他们年青任性，无节制地酗酒。他们自命不凡，自我陶醉，却没有机会表现。于是便自暴自弃，在舞厅里消磨时光。

不久，这一群星子便把热能耗尽，纷纷从天幕上坠落下来。

像一串串果实，未曾成熟，便脱离枝头，掉落尘土。

其中一大串掉落海洋，变成沙砾，混杂在泥浆里，被浪涛推过来，推过去，身不由己。

另一大串掉落公园。园丁把它们砌成假山，在缝隙间补上泥土，种植花开。

一颗掉落古井。井边的少女以为是她底伤心泪。

一颗掉进我底围圃。

我把它捡拾起来，放在掌心里。

我仔细端详：年纪青青，便化为焦炭！

星子把他底糊涂事告诉了我。我想写诗，诗兴不来，便写下这篇文。

最后，我对这颗失魂落魄的星子说：你看你看，你们掉落下来，天上的星依旧那么多，那么拥挤！”

1955年高渊

幻天

一个闲暇的假日，我独自来到海滨闲眺。

太阳刚溜到水平线下去不久，而炽烈的回光把天边烘映得通红不算数，还把半个海面镀上熠熠灿烂的流金。

在那西方天上，不知几时堆叠著一座峰峦，颤巍巍地俯视著海面，像一座放射著紫气的，富丽堂皇，气象万千的云之宫殿！

——好呀！这是多么的幸福！

我不期然地，激动地喊嚷了出来。

那海天是多么宽阔！那沙滩是多么洁白！那水松是多么洒脱！

我底心湖里泛滥著一阵兴奋之潮，欢欣化为鸥鸟，在水天之间翱翔，而且吟唱道：

谁说世间缺少黄金

这海上漂流的不是？

谁说你贫穷无立锥
这巍峨的宫殿不是？
乡亲们，弟兄们，
你可以来海上捞金
满载一整船，够不够？
你可以昂首走入宫殿
大开宴席，广邀宾客
殿堂外，冠盖相望
殿堂内，衣香宾影。

我一直这样兴奋地跃跃著，一直这样尽情地吟唱著；

我不知跃跃了多久，不知吟唱了几遍？

然而，然而——

回光隐遯了，流金消逝了，那一座仪态万千的云宫，也
随著崩倒了。

幻想是美丽的。

幻想破灭时太悲哀！

我没想到空中楼阁虽然高耸，它是没有基础的；海上流
金虽然辉煌，它是随浪漂浮的。

我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加诸我底肩上，我底胸上，使我
看不过气来。

我伸手看不见手指。

我沉溺在深邃的黑色的渊湖里。

1955年高渊

悼

上弦月冷冷地斜挂在橡树林梢，加上夜底寂寥和晚风底寒意，我撩起了一丝莫名的愁绪。

假如说圆圆的图形象征完整和欢乐，那么，这钩形的弯月使人感觉到世间底缺陷与悲哀。至于那满天星群，也显得疲惫苍白，颤抖抖地似不胜负荷太重的哀愁，欲化为泪颗下坠。

啊！橡树林，它有太深的黑色，在微弱的月光下它越发黝黑得可怖！

这黑色够多悲哀，够多沉重与落寞！

这几晚，我浸溺在夜底愁湖里，迟迟不能自拔，因为，因为邻园那位印藉青年又开始诵经了。

哀戚沉痛的声，含有眼泪底辛酸；在这样的夜晚里，它深深地叩开我底心扉，为他同掬一把同情泪。

青年底父亲在二天前去世了。一连两三个晚上，他没间歇地诵经，缠绵恻怆的语音，在寂寥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虽然衰弱，老人对这个家还是一个有力的助手：窄狭的小门，通过昏暗的厨房；那一张苦涩疲惫的脸孔，那一双忧郁苦痛的眼睛，成日坐在石磨旁边工作。

他拉了一阵子磨，歇下来擦火柴，卖雪茄，他喷一口浓烟，便把雪茄搁在一旁，继续拉磨。

他每天就这样拉磨、咳嗽、拉磨、咳嗽，有时吐一口浓痰。

现在，老人已拉完他应拉的最后一转磨，永远休憩去了。从此，青年除他原有的工作外，还要接上老人们卸下来的这一份。

青年在昏黄的油灯下诵经，一半为他底先父祈祷，一半为他坎坷的身世嗟叹！老人去世了，青年才发觉自己底孤单和无助。许多年来，他一直不曾这么想过，这一刻，他才感觉到老父亲对他是那么地重要。

灯光在屋角上抖动，青年底背影也在屋角上抖动。我仿佛看见一双充满血丝的，含泪的眼睛。

——
多么悲恸！

在同一个屋檐下

平日不曾说上两句话

眸瞳相对

生疏恍若陌路人。

寂寞的桥

老人离去之日

才悔恨交加

才徬徨无措

于是日夜诵经

日夜诵经

而诵经

只是促使老人

加速离去

去那极乐的西土。



1955年高渊

不敢过桥的人

把悲叹与卷折的书页放过一边吧，很欢欣和感激的赞颂献给那未来的岁月。

你萎靡不振的，成日价摆著桥柱长呼短叹的人还不醒觉，还不鼓起勇气，掠上那披垂在额角的乱发，大踏步渡过桥梁去？

时序不停地迁换，岁月并不曾为你底哀丧暂留。看雨季已经降临了！在水泽底滋润下，河川日渐壮大，新绿在枝头上微笑，万物都欣欣向荣。

——而我，夹著公事袋，每天在冰凉的雨丝下奔走是一种无比的舒适和享受！

朋友，放下你那只长日拄挂在桥柱上的臂儿吧！放开你底脚步，向前走去！

不要藉词说雨还未停歇，不要提起伞这一只名词。吁！

不要隐藏在伞底下。我要你冒著雨，鼓起勇气，通过这一道桥。

如果你没有勇气举起你底腿儿，你怎能希冀渡过这一段桥梁呢？

1955年高渊



雾

雾像一层轻纱，慢慢地合拢来，合拢来，终于把绿叶蒙住，把青山蒙住。

这时的景色，像横陈在纱帐里的睡美人，可说是最引人了。

但雾不拉动一幅幅的纱幕，把大地紧贴地裹住。于是雾变成了一杯浓乳，青山与绿叶都浸渍在这只杯中了。

我凭倚在窗前。

“好大的雾！”我对妻说。

XXX

XXX

记得十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散文，它把雾形容做一匹庞大的怪兽。它把青山吞噬，把田野吞噬。后来我读到一首诗，它把雾形容做一只小猫。它无声无息地走来，一弓腰坐下，看著港口和市区。但我却亲眼看过雾像一匹白链横横地悬挂在半空中。

——那是在火车上看到的。

火车在田野间奔驰。这时，天还未大亮，雾气很重，把大地罩得白茫茫。火车在重雾中穿走，不断地喘著气。

后来，太阳从地平线下爬起来了。光芒射到的地方，雾气都纷纷融解。于是，奇迹出现了：只见地面上的雾消逝了，剩下一匹漫长的白链，横挂在半空中。

XXX

XXX

记忆翻到孩提的一页去——

有一回，我跟父亲上市场买菜。那时，天色还很早。跨出大门，只见街道昏蒙蒙地。一阵阵轻飘飘的白烟，乘著寒风，不断地向行人飞扑，白烟扑著我底脸，觉得有点儿潮湿。

这时，我听见父亲说：“好大的雾！”

于是我第一次认识雾。

XXX

XXX

我凭倚在窗前，对著一片雾景。

“好大的雾！”我对妻说。

“这不算大。厦门底雾才大哩！”

“哦！”

“但人家又说，重庆底雾更大。”

“你看到报纸吗？”我说：“伦敦这几天起大雾，许多

车辆相撞，盗贼乘机打劫，妇女不敢出门；真是了不起的雾！”

“学期结束了。董事老爷作威作福，教师们又忙著找出路了。这种生活不正像雾么？”

“雾一般的生活！雾一般的生活！”

1955年高渊



生命底警钟

我坐在海堤上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默默地望著面前的大海。海潮早已退走了老远，遗下一片落寞凄凉的海滩，好像那些浪涛从此一去就不想返来似的。

我坐在堤岸上，让恐怖的死寂紧紧地包裹著我。我既听不见一滴水声，也看不见一朵浪花底闪亮。

现在，我禁不住追问著自己：

——海潮不会升涨了吗？是希望呢，还是失望？

XXX

XXX

我要是把脑袋擦向左边掉转来，便可以明显地望见那座高耸的钟楼。它底声音敲响起来，连海上半英里远的舟子也听得见。

我向它望了一眼：差五分钟就是午夜后一时正了。

于是我对自己说：

——让我等待著吧，钟声就要警响了！

你一定猜想得到：我是想借钟声来振作一下我这消沉的神志。

然而，这是多么苦闷的期待哟！

我望著它，望著它；许久许久，那根分针才抖动一下。我回头朝海上投了一瞥：同样地一片死寂；加以夜深风寒，更显得凄其难耐。

我禁不住第二次追问著自己：

——海潮不会升涨了吗？是希望呢，还是失望？

XXX

XXX

我不知等待了多久？也不知那根分针抖动了几下？总括一句：这一阵子残忍的期待摧毁了我底理智，我已经是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可是，当我机械地抬头朝钟面望去时，我像触著一件冰冻的物体似地顿时清醒了过来：

——那根分针，它只须稍为抖动多一下，钟声便要警响了！

一只大力的巨手把我从深邃的岩谷里提起来。我睁大双眼，侧著头儿，像久病的人想著食物底味，像久盲的人想著花儿底色，我运用我所有的思维与神经，在虚构这一声生命底警钟！

刚才那一股消魂落魄的神志早已溜逝了。我觉得我又回

复往日的健康，欢乐与智慧。几时，我听见脚下流又汨汨的声音？几时，我听见海潮在远远地欢唱？几时，嘎，我听见鸥底呼啸？

海潮底先驱已经来了，海潮还须久待吗？

XXX

XXX

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我听见了那一声响彻宇宙，毫光万丈的警响！

我底全身被海风热烈地搂抱著，同时，在我底头顶上，盘旋著一大群海鸥。配合著钟声底旋律，它们欢欣地歌唱著，矫健地翱翔著。而在远方，在远方，浪涛正在奔走，浪涛正在呼喊：

——海潮已经升涨了！

我恍然大悟。我对自己说：

——希望与失望，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1955年

果园

生平喜欢吃果子。各种各样的果子都吃。只是囫圇吞咽，未曾细嚼尝辨它们底味儿，所以时常打呃，闹消化不良。

小时候就立下志愿——长大后要经营一座果园，做果园底主人。可是这个愿望只实现了一半：我积蓄了许多年，还没有能力购买半依格的土地；长辈们又给我忠告，要靠半依格的小果园来维持生计是不可能的。后来，不得不委曲自己，去帮人家照顾园地。

我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才买到一间小小的木屋，和一片荒芜的土地。我管这块地叫做果园——自己的果园。

于是俨然是淳朴的庄稼人，我每天在园里辛勤地松土施肥，拔草除虫。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果树才长大成荫，开花结果。

亲手栽培长大的果树，看著它们绿叶婆娑已经够美，当枝头上挂著纍纍申申的果实时，它们是越发美得迷人。

我整日在地里穿梭。我撑扶著这一棵，又抚摸著那一棵；

我欣赏这一串果子底色泽，又嗅闻另一穗花蕊底芬芳。我私下里觉得乐还意犹未尽，我希望有别人来分享我底欢欣和乐趣！

于是我每天待在果园里，一面照顾果树，一面眺著过路的行人。

他们有的低头不顾，有的视而无睹，有的只投以一瞥；只有少数在篱边驻足探首。

我向有心人招呼道：有想尝试吗？这些都是上选的果子。你啖了一口，也许皱著眉头，随手扔了。

也许你觉得它勉强还可以解渴。

要是你觉得它底味道不错，索性带几颗回去，把核儿栽种在你底地里。

告诉你一个秘诀：这座果园就是这样挑选果核培植起来的。

当这些有心人在园内尝试我底果子时，我是不会忘记观测一下他们底年纪的。因为年青人觉得甜的果子，给老年人吃起来往往是酸不可耐；而你觉得可口的果子，年青人却嫌它底味儿太甜，不合口胃。

在我年青的时候，我专挑生嫩的芒果，涂上虾膏吃。母亲皱著眉头说：我看你吃生芒果牙根就发软！许多年以后，我在餐桌上吃鲜果。我咬了一口熟芒果，酸得眯上双眼。我底孩子摇摇头说道：这只芒果并不太酸。

有一天，邻居两兄弟来看我底果园。我请他们尝味果子以后，他们对栽种果树底意见起了争执。

我替他们解围道：“你们就种一棵酸的和一颗甜的芒果吧！”

喜欢吃酸的种酸芒果，喜欢吃甜的种甜芒果；世间还有比这更浅易的道理吗？至于我这座果园，里头的果树都是经过我精选的品种，但它们不一定都适合你底口胃。那么你就挑选一些你喜欢的尝尝吧！



1978 年

开花的古树

昨天我驱车出门，在渡船头看见对岸橡胶园里两株参天的古树，开著满树掌大的花。

血红的花瓣，配上黑色的花心；我觉得它们没有一般花朵底调和与柔美。

老树开花，与白首簪花会同样地受到讥讽吗？

过路的人说：“这两株树已经很老了，开花还是头一遭呢！”

在往日，老树不开花，他们间杂在绿叶丛中，路人都没有留意到它们，现在它们开花了，在满园橡胶树底围抱下，它们反而显得落寞孤单了。

古树难道是因为寂寞而开花吗？这是它们开花的原委吗？古树想不到开花以后却更寂寞吧？

XXX XXX

它们是甚么树？

年纪多大了？

多少年开一次花？

这邻近没有它们底同族吗？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想旁人也不会知道。

愿流水留照著它们底倩影，浮载著它们开花的讯息，向下游飘去。

飘去哟！也许在遥远的彼方有它们底家族。

告诉古树底族人：许多年前一只掠空的过鸟，偶尔坠下两颗种子在橡林里，于是长起两株同族的大树；而许多年后的今天，这两株树依然生存著，由于想念同族，遂开著一树寂寞的花朵。

飘去哟！把古树底寂寞带给它们底家族吧！

——这或许是古树开花的真正原委吧！我想。

XXX

XXX

想起在报上看到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

——为甚么送给别人领养？

——当初因为实在太穷，儿女众多，这家人又苦苦恳求，表示全心全意爱护我们底儿女，就给这家人抱去了。

然后像那掠空的过鸟，这家人搬迁到别处去了。

从此音讯断绝。十年；二十年——

我想：登报以后，要是古树不愿开花，族人去那里寻找？

要是古树怀恨，当初为甚么偏是我，不是其他弟妹？有了这份遗弃感，古树就不愿开花了。偌大一片橡胶林，岂止

两株杂树？只是它们不愿开花，无从辨认而已。

但是胶林里这两株古树确实是没有怨恨的，不然，它们怎开花呢？

XXX

XXX

没有怨恨，只有绵远

绵远的怀念！

开花在满林橡绿

只有更其寂寞。

XXX

XXX

愿流水载动我底讯息

流出这座橡林

流入另一座园林。

风，你就吹向四面八方

吹向天涯和海角

带着我底讯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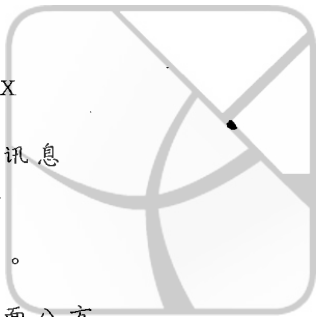
XXX

XXX

这是一只永远永远

收不到回邮

无助的问讯



XXX

XXX

那远飞的林鸟

也许知道

但林鸟告诉我甚么？

那高空的流云

也许知道

但流云告诉我甚么？

XXX

XXX

这是一只永远永远

找不到答案

痛苦的问讯



1956年

山

平沙无垠，固然可使人胸怀豁达，但在那单调的地平线上，如果凸起那么几个峰峦，则更耐人寻味。

如果说年青人喜欢海，那是它含有冒险的意味；而我却觉得中年以上的人应该爱山，因为它富于哲理的缘故。

我底老家底屋后就有一座大山。小时候喜欢赤足爬上山岩，让冰冷的岩身沁凉我底脚心。有时岩缝间会泄出山泉，汇成一道小水，蜿蜒缓流到另一个岩缝里去。

你别小看这纤细的水流，山前山后多少人家都倚赖它生存呢。

——这是泉眼，福伯说，这里的水不会涸竭的。

山居人家把槟榔树干剖开，中间挖空，一段段衔接著把泉水引导至家中。旱天泉流纤细，水色洁白；雨水水汨汨从泉眼里冒出来，水色黄浊。

泉水流进水池里，满了就让它溢出去。它会顺著山势，流去寻找溪涧会合的。

有一次，我们走岔了路，走入一座未曾到过的山头。

福伯曾经说过：“上山走岔走入别一个山头，下山走岔可能走入别一州别一县呢！”

一路上，树木越来越稀少，最后来到山坡下，只见数不清赭褐色的沉重的巨岩，堆叠满整个山坡。

我底眼光接触到这些巨岩，它们底庄严及神圣的气宇，竟把我震摄住了，嗫嗫地说不出话来。

它们像一座座硕大的巨灵，坐镇在山坡上，俯视著四方，守护合境人民底安全。

它们沉默无语，紧紧地手携著手，肩并著肩，筑成一道坚实的岩壁，抗拒著天风山雨。

山岳最早的居民
在举行家族会议。
他们麋集在山坡上

倾听老族长说话。

正当他们低头沉思
想解开一项难题的时刻

突然都化为石头了，

留下那个难题

给后代的子孙去解决。

我常常想：只有这些淳朴的巨岩才是山岳底居民。它们站得高，眺得远，因而孕育下远大的志愿。在风日雨露下它



们不断地磨练著自己，不知经过多少岁月，把身子磨得黝黑粗糙，把心灵练成果毅刚强。

狂飙扫荡著山林，草木披靡，鸟兽偃仆；

巨岩屹立不动。

骤雨侵掠著山林，岗峦崩裂，泥沙冲蚀；巨岩毫无损伤。

好几次我抚摸著巨岩，我有一种好像和巨人握手的感觉。

当我从这座巨岩跃过另一座巨岩时，我仿佛听见它们以沉重的低音对我说道：

——年青人，你必须要有耐心。当你把脚底磨研得粗厚结趺时，你便可以到平原上去驰骋了！

XXX

XXX

离开这里，到别处去看看

这一带的岩石很少。居民最先种植丁香甘密和豆蔻，现在已改种树胶。

橡胶树在斜坡上长得很茂盛，一眼望去，只见郁郁苍苍，一片绿色的叶海，展开在你底脚下。

在平日，轻颺在叶海上走过，水波不兴，

它是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但在恶劣的天气里，风势猛烈，它便翻翻滚滚，激起澎湃的巨浪。

鹰隼在绿叶之海上盘旋，它们猎取小兔松鼠，有时也攫捕小鸡。

兀立在岩石上，万一失足掉落下去，那不过是沧海中的一颗沉粟，永远拾不到它底回音。在大自然底怀抱里，你感觉到人是多么地渺小。“登高必自卑”，这一句古老的格言，在这里你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它底意义。

XXX

XXX

你想眺望得更远一些吗？让我带你翻上最高的顶峰。于是那雾的山和白的云，那闪亮的海洋和绿中带黄的稻田，都收入你底眼底了。

最有趣是那些公路，它们只是叶海里的一段浮木，或是一枝断梗。

火车在林下驰过，只见烟不闻声。烟阵从叶海里冒上来，升上天空，逐渐散开，然后消逝在大气中。

我在寻找我底家！

我底住家在那里？找不到。它也像一颗米粟，在偌大的叶底海洋里，去那里寻找？

XXX

XXX

喜欢海的人来到这里他会想，有一天他要驾一叶扁舟，扯起风帆，漂到那白云之乡。喜欢平原的孩子则想长大后，跃上一匹骏马，嘶著白沫，驰骋在辽远的天边。

远大的希望都是可贵的。我们正需要这些眼光远大的青

年！

但朋友，且先学习巨岩底那一份沉著与果毅吧！且先把你底身心磨练成钢铁吧！

对于那些整日梦幻，而不想去实践的小人物，我们是深深地为他们惋惜和嗟叹！

1956年高渊



踏月

今晚的月色格外好。

明晚的月光会不会同样明亮吗？月望的时候多数是阴翳黯涩的。

那么，今晚别错过，且到屋外走走吧！

XXX

XXX

在月光的浸淫下，一切景物显得柔美极了！

在有月色的晚上，大地漆黑地一团，你想不想到外头去散步呢？给你一杯酒，你邀请谁共饮成三人呢？

这都是明月底赐与！

XXX

XXX

白天里，农人把土壤成块成块地翻掘上来，给烈日烤晒得硬实，此刻太阳下山不久，重露已把它们滋润得膏软了。

田野间，农舍都没上灯。其实，月色这么明亮，灯光是

多余的，而那些在天边闪烁的星辰，那些在乱草丛莽间曳飞的萤火虫也都是多余的。

想农舍此刻都推开门窗，把月光迎进厅堂里去，幸福又安详地享受著月光底抚慰。

月光还带来一束花枝，描绘在墙壁上呢！

月光底话

谢谢你们盛意邀请

我带来祝福和花束

XXX

XXX

我们在厅堂里坐地

以另一种语言谈话

XXX

XXX



我只能在此逗留片刻

林那头有敞开的门窗

离屋旁不远处有一堆垃圾，傍晚时分亲眼见农人划火燃烧起来的，此刻余烬未熄，火种仍偷偷地燃引著。

火烟微呈著蓝色。因为没有风，它尽自优哉闲哉地往高处袅娜。在水一般透明的月辉下，你不知道它升得多高？

想起孩提时母亲在月光下闭目合掌，虔诚地向天空祷告；香烟袅袅往上升，往上升，竟融化在月光里。

想母亲底祷告也随著烟阵袅娜飞腾，然后由一阵风，一片云，把它带到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境地。

XXX

XXX

去橡树林边走走。

近日来橡树适逢落叶季。枯叶厚厚地铺满整片林地。

光秃的桠杈在夜空中交织成网状的图案。

但落叶们并没有悲哀——

它们希望在雨露风日底侵蚀下快些儿腐朽，好化作沃泥滋补橡树。

只要枝头上重新吐放嫩绿的幼芽，它们便满足了。

XXX

XXX

独自踏著月色，走了好一段路。一座小桥躺卧在前头。溪涧打从胶林里奔流出来，水声淙淙，低低地哼著月光小夜曲。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安知没有看风景人在山坡上看我？

在夜晚里，鸟鸣寂然，蛙跃也寂然。

要是在白昼，情形就不同了。

XXX

XXX

在白昼，你循著这条溪涧，放胆向深深的胶林中走去。

虽在落叶底季节，林中仍然很阴暗，很寂静。昆虫不辨昼夜，在草丛中唧唧振鸣。

你走近溪涧，涧里聚集著许多彩色斑斓，图案美丽的热带鱼。它们在涧里优游自得，或是静止沉思。人影走近，也不畏惧。

你看著鱼群，冷不防一声“朴通”，水花四溅，溅湿你一脸——

一只青蛙跃进涧里，踢著双腿，游进水草丛中躲藏起来。

你拭抹著脸上的水珠，荐地“朴通，朴通”，又有两只青蛙跃进溪涧里。

这时，你才看清楚，涧里除了鱼群，还滋长著无数小蝌蚪呢。

XXX

XXX

我站起身，蹂蹂蹲得太久的脚踵。

就在这时，斑鸠在林底更深处开始啼鸣了。它们一唱一和，以鸟群中诗底语言对话。它们唱道——

轻颺走过

噉噉细语的密叶

就不再回头蹉跎，

桎杈指着蓝天

日以继夜

深深太息和惦念。

XXX

XXX

但是在夜晚，一切都静止；鸟不啼鸣，蛙不跃水。只有草丛中昆虫一声急，一声缓地振鸣著。

呵，鸦翼！一只乌鸦在月下缓缓划过！

夜已深沉，还在空中飞行？

你在酒廊里待久了，此刻一身酒气，一阵子高，一阵子底地晃动著倦怠的羽翼。

一只迟来的夜鸟！

XXX

XXX

此刻，月明星稀，天空又蓝又高，没有一片浮云。

橡树林，林下的落叶，小桥以及小桥前头蜿蜒的途径，都在月辉下沉沉入睡。

——是否也该折回头呢？我诘问著自己。

当我转身举步时，我特别小心在意，把步子放轻，以免把它们吵醒。

1956年

雨 潺潺

十一月是雨水缠绵的季节。

雨日以继夜地下个不停。我们在夜间提早拥衾酣睡，隔日起来又被雨所阻，不能出外；于是只得待在门前看雨。

我们不一定要把雨当做雨。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袭白纱帐，我们是在门内透过它看门外的景物。我们也可以把雨当做行云水雾，在凝寂的晨间漫步于翠林绿野中。而我底朋友却说我们是在安大略湖畔观看尼亚加拉的大瀑布。但他又表示遗憾地叹道：

——只是这一列橡胶林，把视野限制得太局促了！

我抬头望去：那一系列橡胶林果然像绿屏障似地阻在门前，把林外一片大好风光挡住了。要是这不是橡胶林，而是一座山，或是一片余坡，那还不致这么寥落与单调呢！于是我想起高楼，想起这样的诗句——

登兹楼以四望兮，

天显敞而寡仇。

、 、 、 、 、

华实蔽野，
黍稷盈畴。

然而，我所居住的这座房子却只有一层楼。站在楼头眺望，也只能看见那橡胶树底梢头而已。每次我底视觉逡巡到它底边缘时，就不得不折回来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朋友，你将如何排遣你底时间呢？看书吗？有人说书看多了他底文章会染上太重的迂气。那么，坐下来让我们底思维安闲地散步一会吧！

在某一些场合里，我们不防把本身看得微小一点，比如缩小五十万倍，或更多一些，变成一匹昆虫，甚至一颗沙砾，于是你底天地就会变得大起来了。你可以跟蝼蛄虫蚁交谈。问它们窝让雨水浸湿了，今夜在那儿过宿？你可以询问那爽朗的芋叶，在雨水中沐浴得畅快不？或者你只待在邻近，不必开口，看芭蕉张开巨大的长叶，去承受雨水。但是叶面太滑溜，雨水立不住脚，它转呀转地滚成一颗水珠，骨碌碌地溜到地面去。

XXX

XXX

在雨天所想起的都是雨水的事情。

在本邦东海岸目前还有一个这样的市镇：它每年在雨季里要给洪水洗礼一次，整个街场的居民以及居民底一切财物粮食都要迁移到邻近的一座山岗上去避水。

某一年，也是雨季，几阵豪雨过后，山洪提前暴发。居民在梦里被水声惊醒，仓卒间来不及逃避，只得跑到楼上去。待当局派游艇来抢救时，水势已淹上楼板了。

数年前，曾经驱车经过这一带。车在大森林里翻山越岭，好几个钟头不见市镇人烟。这一段旅途的特色是多桥梁。不是巍峨的大铁桥，而是那些铺架著横木的，却可以通车的木板桥。其中很多因久年失修，已经破坏。车在它们身上辗过时，你得忍受那一阵阵不太舒服的震动。

想道路未开辟前，这些在桥下奔流的都是深山里的溪涧。它们活泼泼由森林底心脏出发，随著山势，分成数道支流，恣意蜿蜒。人们虽然在森林身上开辟一条道路，溪涧照旧要奔流，人们虽然在它们底身上架上许多木桥外，还要在雨季里忍受著它们底怨愤。

多少道山涧

把道路断切

多少座木桥

把道路衔接

这里虽然有一条公路

山林随时想把它湮涂

.....

想起法国一句谚语：乾的渔夫和湿的猎人，是最可悲的现象。

渔夫和猎人，在我目前居住的这个既不滨海，又无山岗的村镇里是绝无仅有的。但在今年的雨季里，我却看见另外两件可悲的现象，那是湿的桥梁和乾的木船。

今年西海岸的雨水可以说过多一点。前些时驱车在威省底平原上驰骋，见到处沟渠里的水都涨得盈满，而且把岸上的木桥也浸淫在水里头。平日我们看惯桥总是高高地搁架在岸上，神气十足地让它底影子映照在水面上；此刻看见它全身湿透，溜在水里头，那一副尴尬的形容使人不忍多看。这真是一件可悲的现象！

车走了一段路。在一间高脚的马来式的屋子旁边，停放著一条木船。那是捉跳白虾的小船。它躺在那里，船底朝天。这不用说谁都知道它是等待著修葺的。可是平日我们看惯船总是浮在水面上，而且悠闲地荡游著的；此刻见它像一匹甲虫似地伏在地面上，动弹不得，这也是一件多可悲的现象！

晨雨

淅淅的，似一股哀怨，向大地倾诉；

这清晨的小雨！

雨洒落白花树，白花树垂泪；

雨洒落黄花树，黄花树垂泪。

院里的花木都颓然垂泪了。

XXX

XXX

池塘里的鱼群，争啄著一个水花，又一个水花。

这些水花，不知是甚么滋味？

像棉花糖，一大团，一口咬下去，甚么都没有嚼到。

天真的云雀，从天外带来一则哀恻动人的故事，散布满整个天空。

小云雀无遮无拦，再三重复著这则故事。

它们无所事事，专门以挑揭他人底隐私为乐事。

它们胡闹了一阵，便曳著细弱的尾声，飞到别处去了。

于是雨丝渗著淡淡的哀愁，不断地洒著大地。

万物都颓然垂泪了。

XXX

XXX

呵，孩子，炉水已沸，待我烹一盅清茗，然后才告诉你那则哀恻的故事——

池塘里的小白鱼焦迫地等待著，等待著雨水不停地降临，把池塘灌注满溢，好让他游到另一个池塘去。

你瞪著眼珠，怀疑小白鱼为甚么要游到另一个池塘去吗？

但你看：雨渐渐收小了。

让我接下去吧——

因为另一个池塘里住著他底伴侣。

安闲的日午，小白鱼在薤菜茎下和他底伴侣窃窃细语。

他们憧憬著未来。

他们计划在池塘里生下一大堆子女。

他们将看著子女们逐日长大。一家人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谁知一片阴影罩下来，小白鱼就被一只畚箕捞到水面上去，然后被锢禁在这一个池塘里。

从此，他再也不能见到他底伴侣！

怎么，你问新的池塘舒服不？

小白鱼住在里头快乐吗？噢，噢，新的池塘很美，很洁

净。塘里有金鱼藻和白卵石，还有丰满的红虫和孑孓。

但是小白鱼失去了心爱的伴侣，他那里会快乐起来呢！那些美味可口的红虫和孑孓，只使他反胃。

呵，孩子，你望著窗外，是雨又大起来了吗？

怎么，你问小白鱼底伴侣悲哀不？

她像这清晨的雨水，哀怨地，低声地向大地倾诉。

小白鱼知道吧？

今晨雨点从叶尖上跃到塘里去，把消息传送给可怜的小白鱼。

呵！你看，雨越下越粗了。

怎么，孩子，你在笑？你不同情小白鱼他们？

呵，呵，原来我会错你底意思！

你是说你要雨不停地落著，让池塘积满了水，溢出塘外，小白鱼就可以游回去，和他底伴侣会合了。是这样吗？

多么善良的心肠！

善良的心愿都应该得到报偿的！

好吧，让雨水这么不停地落著吧！

噢，这清晨的雨，这寂寞又令人惆怅的雨！

池

山中一道年青的流水，在蜿蜒多石的溪涧里跳跃奔跑。像许多年青人一样，流水有远大的希望，美丽的理想。做为流水，谁不想导入江河，流入大海，掀起滔天巨浪？可是在一个偶然的际会里，年青的流水却被导入一个池塘里。

这里没有溪涧底震荡，没有海洋底击撞。这里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年青的流水非常失望。它觉得它底工作枯燥刻板，而且大才小用，有被埋没的委曲。所以它提不起兴趣，长吁短叹。

池泥对流水说道：“年青人，不要好高骛远。你这份工作并不简单。你底任务是如何保持这一个池塘，永远不会乾涸，即使是旱天。这样你才能维持塘里这些莲花繁茂滋长。”

XXX

XXX

池塘里的莲花，由于水份充足，高挺著一根根圆大的莲叶，像撑著美丽的翠绿的圆伞。它们抛下浓郁的荫影，让水里的鱼儿躲藏。而这里头的鱼群，也跟水流同样地优游自在，不慌不忙，人们在塘边走过也不会惊惶！

甚么样的鱼群都有。但可以总括一句：都是属于纤丽玲珑的一类。它们缓缓地游动一下，便静止下来；有时可以像石化地把一个姿态持续老半天。有的微弯著尾鳍，像一个诗人在苦索著一只诗句；有的略升起头儿，像一个望星者在演绎著一个哲理。至于那些黑脊银鳞的山鲫，在溪涧里它们是向以骠悍骁勇见称的，但在这里，竟也斯斯文文，三三两两，在叶荫下闲话家常。

池水离岸不及一尺，水深也只有半尺左右。想攫获一条鱼儿只消举手之劳吧！

那只是你一厢的想法。

那些鱼儿看似慵懶疲惫，其实无时无刻不处在警惕状态中。当你底手影罩下时，它们把尾鳍一撇，立刻潜走，同时搅起一阵泥尘，混混浊浊，丧失影踪。

这池塘里的水看是很浅，但水底下的泥浆却是深邃莫测呢！

曾有顽童失足掉入池里，那些软绵绵，滑腻腻的泥浆使他丝毫动弹不得，眼看著自己渐渐往下沉沦。起初他还想逞强，挥臂踢足想运用他底泳技，可是越用力气摆动身体就越

往下陷。等到他省悟时，泥浆已淹上了胸臆；他这才惊慌号啕起来。

人们跑来，看看也束手无策。后来不知谁想起竹竿，才使他脱险。

两个四五岁的孩童跨在岸畔观鱼。其中一个不留神，把捏在手中的银币掉落水里。也有这么凑巧，银币平平稳稳地浮在泥浆上面，没有沉下去。小孩看得清清楚楚，便弯下身去拾取。他底手触到银币，银币就慢慢往下沉。小孩把手臂伸长去抓，忽然失去重心，一头栽下水里，影子都看不见了。

过后打捞上来，送去医院，幸亏保住小命。

你说这些泥浆可怕不可怕？

当地居民告诉我，池塘底前身是锡矿地。矿产采完了，留下许多瘰潭。居民便把它改为鱼池或莲花塘。

你想知道这里的人们怎样采藕吗？

他们当然不敢下水去。他们用许多块长条木板，互相交叉压著，叠成一条曲曲折折的临时浮桥，然后跨在这上面采新莲藕。

谚语说：“缓水是深的水；”而这莲花池里的水竟是静止的水，我们不可以唤它做危险的水吗？

1956年

铁桥

铁桥被锁困在河岸上。

他有钢铁的筋骨，冷静的脑子。

但自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工程师就注定了他底命运。

多沉重的生活啊！

白天，铁桥看河水淙淙地流过，夜来他就做著彩虹的梦——

梦见他化成一匹彩虹，翱游于太空。

XXX

XXX

铁桥被锁困在河岸上。

河水在桥下淙淙地流。

河水带来春底消息，也带来秋底消息。

河水告诉他木棉树底故事——

木棉树禁锢著满树绿叶，但在一夜之间它们都化作飞鸟，离开枝干而去。

河水又告诉他本身原是岩壁间的一滴山泉，而今却汇合

著许多友伴，奔流入海洋。

最后，河水问铁桥：几时也脱离河岸，到自由的天地去？
但铁桥却低头太息。

于是夜间铁桥又做著彩虹的梦。

XXX

XXX

河水不断地流去，铁桥夜夜温着飞升的梦。

人们在桥上踩过，轮轴在桥上辗过。

铁桥痛苦，难受；但始终不发一语。

他忍受著，忍受著；他相信有一天他会脱离这岸边的生活。

XXX

XXX

终于有一天：大风，大雨，河道涨满欢腾的流水。

——海洋去！海洋去！河水兴奋地欢呼。

——他们多快乐！铁桥感动得流下泪。

——不能升天为龙，也要到海洋去做鱼！铁桥默默地想。

——海洋去！海洋去！河水欢跃地向他拥抱招呼。

——海洋去！铁桥终于毅然决定了。

于是挣脱锁链，一声欢呼，流水拥著铁桥，向海洋奔去。

1956年

超延误的一座桥

《寂寞的桥》完成记

—冰谷

王葛先生这座《寂寞的桥》能够顺利完工，热心公益、关心马华文学的拿督林益坤先生是桥墩。是他带领众人支撑起这座桥。他除了研发高品质的备长炭畅销日本，也制造炭削和加工火炭作为工业用途。他更推广木醋液，呼吁农业减少施用农药，提高环保意识。

当王葛先生把散文和诗稿交给我处理的时候，我希望通过拿督推荐给乡团资助出版，我还将有关王葛先生的资料委托拿督呈给对方。那是今年4月杪的事。乡团负责人说要等会议通过，这原属正常的运作程序。到了9月初突传来王葛先生于8月间不幸摔伤入院的消息，我把事情向拿督报告，没想拿督竟自告奋勇说：“不必等了，这本书就由我资助印刷吧！”

我一听，心里不禁掀起莫大的欣喜与慰藉。

那时我的新著《岁月如歌》推展礼刚结束，于是我全心投入阅读与整理王葛先生交来的3本散文手稿。依序为《寂寞的桥》（1946—1955，44篇），《果园集》（1947—

1957，41篇），《帆影集》（1990—1998，26篇）。经过细读后发现，王葛先生写作最勤快是在1953—1955年，这些作品大都刊于南洋商报的〈学海〉和〈世纪路〉两个副刊，后来收集成散文集《路上》，就是1960年由李汝林主编的新马文艺丛书之一。

王葛先生的散文甚受读者欢迎，《路上》曾经再版。不久李汝林还叫他整理另一部散文集，就是这部《寂寞的桥》。李汝林的出版计划后来不知何故一直拖延，结果这座桥没有建好他就去世。这41篇散文只5万言，《果园集》6万，《帆影集》不及5万，以今天的出版形式分成3部难免显得单薄些，因此我大胆将它们重新编辑由3变为2，第一部用回原书名《寂寞的桥》，以1946年至1956年作为分界线。因为我发现56年以后王葛先生的散文写作风格逐渐改变，篇幅也较长。

这座桥经历50年始造成，延误的严重性可说史无前例，陈雪风兄的序题〈险被埋没的历史〉正是写作人悲凉的隐喻。陈雪风与作者虽不相识，却捎来了序文，更在王葛先生逝世后写了纪念的文字，我也征求他的同意附录了他对《路上》的评论。我代表王葛先生的家属向雪风致谢。此外，协助造桥的人还有苏清强、邓长权、何乃健和林艾霖；尤其长权，对王校长的关爱与崇敬，王葛先生应该含笑九泉有这么一位散文与诗俱佳的接班人。

附录：

谈王葛的散文〈路上〉

陈雪风

在我国文坛上，王葛是一位知名的散文作家。

大概是在几年前南洋商报的“世纪路”开始，王葛的散文作品，便不断地在该刊发表，一时吸引了若干年青的文艺爱好者。

王葛最近把他当时的作品，收集起来以“路上”为书名出版单行本，我想该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以为王葛出版这本散文集，将给目前沾沾自喜写些久为文艺界唾弃、雕琢文字的形式主义的散文作品一个提醒。因为，凡是文艺作品都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即使是散文这种介于诗歌与小说间独特的文艺创作形式，纵使限于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是较多地偏重于作者思想情感的抒发，不然就是写景咏物，但也得在写景咏物的过程中寓寄作者的感慨，从而揭示出现实生活的一面一点，以期激动读者引起共鸣，给予启示与教育不可。换句话说，散文的创作也要与诗歌小说创作一样，是要求丰富的思想内容，成熟的表现技巧与完美的形式；或者说要求一定

的社会价值。绝对不是—些美丽词藻的雕琢底形式主义的无病呻吟。

对这一点的明确，我深深地觉得当前许多青年文艺写作者应该急切具有的。否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

上面我说过：介乎于诗歌与小说间独特的文艺创作式的散文，限于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是较多地偏重在作者思想情感的抒发，不然就是写景咏物。当然，王葛的散文也是如此。而在《路上》这本散文集中，几乎是全部的文章就都在写景抒情与咏物。然而，作者在写景抒情与咏物的过程中，却是成功地描写出许多具体的形象和图画，抒发了丰富的情感与真实的生活感慨，并且通过—些美丽微妙的想像，深入浅出地揭示奥秘的生活哲理；而给读者带来激发与启示。同时，让我们在谈王葛的散文作品时，充份地感觉到他的创作表现，已经形成了他自己具有的风格。这就是在自由的抒情中，以精炼与朴素明畅的文笔，通过富有生活阅历与广博见识的想像，含蓄地写出奥秘的生活哲理。行文中表现了作者深切热爱自然界的万物，歌颂了生存的斗争与劳动，并且是那么生动具体地在描绘出许多形象图画。

如果说：任何成功的文艺作家，他首先应该具有的根本条件，是热爱生活并且忠实于生活。那么，王葛正是这样。因为作者自认是在检拾人生足迹的人。而他的文学创作便是生活的曲折崎岖途径上的足迹的具体表现。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王葛在“捡拾足迹”时，也并不是孤立地“把每日走过的足迹，原原本本地翻印出来”。相反的是用“一只诗句，一段散文，随时随地的是一个意念，一种感触，发泄在生活底路途上”；如此又加上作者热爱生活与忠实生活的思想意识做基础，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他在捡拾人生的足迹——进行文艺创作时，是密切地呼吸著时代的气息。比如：

“有一个时期，我溺爱著河流，以及岸上的堤防。我觉得河流之该有堤防，正像那房子之该有窗，以及窗眼上之图饰。然而，在另一个时期，同样的河流，同样的堤防，它却使我无限的哀愁。当时的河流在我底眼中是一个囚犯，而那两岸的堤防是两条锁链，把自由无情地禁锢著，限制著。于是，我底衷心和河流交织著悲愤的呼声。”

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为甚么在不同的时期里，作者会对河流两岸的堤防，却认为是两条禁锢自由的锁链呢？

自由是多么可贵啊！因此人们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斗争号召。无疑的，当人们是生活在自由的环境里的时候，眼看著日夜不停地，悠悠奔流著的河流；而且河流日夜不停的奔流，乃是要奔流到那宽阔的海洋去，当然就会对她涌起无限的欢悦与溺爱。然而，要是改变了另一种具体的现实与环境，由于生活上遭受到多种的压抑与限制，因此就使内心

满怀著不悦，甚至也曾涌现过反抗的念头，但终于还是无可奈何时，而将“同样的河流，同样的堤防”看成是囚犯与锁链，把惯于自由奔流的河流，拿来象征人们生活里的自由，就非常自然含蓄而富有现实意义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写景咏物的抒情中，并非孤立地为写景而写景，为咏物而咏物，而是在写景咏物时，紧密地结合著当时具体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感触与慨叹。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与无病呻吟。

虽然王葛的许多散文作品，都不曾涉及社会上一些严重的题材，行文中也从未运用过一些耸人听闻的美丽字眼，但他关切生活与自然界的生灵的思想情感，却贯彻在几乎所有的作品里。散文集中的“翼”、“牵牛花”、“潮”、“芭蕉”、“木材”、“木棉树”、“萤”、“鸽翎”等都是贯彻著这种精神特点的美丽的作品。作者在文章里流露的丰富的情感与真实的感受，是那么的亲切动人。好像在咏〈芭蕉〉这篇文章里，虽然是在吟咏自然界的一种植物“芭蕉”而且我们也可在文章中体会到作者怀有一股优悠自得的闲情逸致说：“假如你是一个爱静的人，我劝你在庭院中栽种芭蕉。芭蕉，它底态度是闲散的，是大方的。……它底绿叶像一道山泉，使你底心头有沁凉之感！”但是，他的这份优悠自得的闲情逸致，却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暂时地忘却了现实生活，而是在密切关心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将芭蕉的

寂寞的桥 形象扩大，巧妙地道出人世间的不幸与不可预告的灾难，内心感慨万端地进而歌颂了伟大的生活斗争与慈爱

——
你看著雨丝飘落在芭蕉叶上。

庭院中所有的绿叶都低头丧气了，只有芭蕉伸张著巨大的叶儿，向天空承受著，承受著那滴不尽的雨水。

一时我觉得这连绵不断的，淌不完的都是人间底不幸，它们倾诉著，倾诉著，在慈母的胸怀里。

人间底罪恶太大了！人间底不幸太多了！

淌吧！淌吧！你不平的雨水。

而芭蕉，伸张著臂儿，——这样，像那一位仁慈的母亲，接受了普天下的控诉，把一切罪恶一切不幸都加诸在她自己身上，让一人承受，然后化为泪水，静静淌著，淌著。

接著述说了他在现实生活里发觉到，那为他热烈赞颂的“健康与翠绿”，并且这“种绿色像一道山泉，能使人心头有沁凉之感”的芭蕉叶子，却常在暴风雨中引致自身的灭亡时，便大发感慨——

由于这件事情，我联想到寓言中的鹿，它有一对美丽的角，它常常以此自负。然而，它却意想不到就是这一对美丽的角使它丧生。

.....

然而，你〈指鹿〉为甚么不把角儿变成自卫的武器呢？

我们为甚么不设法使芭蕉底根儿蔓延得深一些呢！”

因此，使文章带给读者无穷的遐想，让你在沉思中，激动地觉察到要生存时刻都得斗争。只有斗争战胜了一切可预告与未知的可能的灾难时，才能生存。

在〈翼〉中作者不但形象有力地描写了鹰与海燕的生活节奏，并且在描写的过程中自然地引出一个激励读者面对生的斗争与向往自由的联想——

…我觉得鹰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于是我想起高尔基说过的：

“朋友，像一头鹰，在太空里作不断地飞行！”

以及“这时，浪涛如山崩地裂，不断地怒号，而海燕也凄厉地高啸了。……我仿佛听见它们高唱道：

“终生我们要在浪涛上飞翔啊！

疲倦了就到海底休息去。”

还有在〈萤〉里，记叙了在漆黑的夜晚，发现有两只萤火虫闪亮著两道温柔的蓝光，从容不迫地在房里划动著许多美丽的线条。……最后在完全入睡之前叮嘱自己：

“晚上要做一个快乐的梦儿，要晴朗的天空与明亮的星光。但星光要像流萤一样地移近我底头上，寂寞的时候它还要像流萤一样地在我身边飞翔。”

都无论是在深入主题，揭示思想情感，反映现实生活的表现力，或是艺术创作的严谨构思上，表现了很高的成就，

它让读者由于获取了深远的激动，与多方的遐想，也给读者享受了无限的美感。

散文集里的〈站在高岗上〉、〈路上〉、〈足迹〉、〈晨〉、〈雨思〉以及〈潮起潮落〉等篇，更是热情洋溢，形象有力，是含蓄而气魄磅礴不可多得的美丽生动的诗作。

最后，如果我们非要找出缺点不可的话，那么，我们却只能指出：在有些作品中，作者因为企图描划出更多些的形象图画，而放任思潮的泛滥，想到甚么就把甚么写出来，于是便促成文章在结构上显得松散芜卒。好比〈雨思〉、〈晨〉、〈赠花及其他〉等作品，其中就都有某些段落的穿插完全是多余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晨〉里，穿插了这么一段：“提起茄子，就连想到它们结实的情形——起初只有手指头那般大小，它们一个个躲藏在叶荫下，像小偷，静静地吸吮著地下的营养；待你一朝记起它们时，却已长大得使你惊叫起来了。”

（原载〈陈雪风文艺评论集〉，1962年8月。）

来自朋友的

祝福
怀念



洪建兴（左起）王葛、冰谷及邓长权。（苏清强摄影）



深深的祝福

给王葛校长

* 邓长权

9月1日早上，接到王葛女儿玮坚来电，说王葛校长跌倒了，在爪夷中央医院病房。玮坚说，校长是在8月17日跌倒入院，一直处在迷糊状态。我9月3日与建兴去探望他老人家，感到十分高兴，他刚清醒过来，所以我们可以交谈。

看到这位已年届89岁高龄的前辈，心里感到欣慰，但也有隐忧；我欣慰的是，老校长在杏林文坛，尤其是文坛，他作了巨大贡献；他在散文创作方面，在马华文坛留下绚烂色彩；他的文笔清丽，格调高雅，文风自成一格。我担忧的是，他的健康问题，毕竟风帆旧朽了，如何再经得起大风大浪？

王葛是我小学校长，论情缘，之所以特别融洽，是靠文学因缘。

其实，以前，我并不知校长是位资深作家。我是在1980年阅读搜集文学史料马仑兄的著作《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后方知晓。由于热爱写作，常阅读，当我知道心仪作家的佳作原来出自校长手笔，当年，喜悦激动之余，写了一封信通

过《读者文艺》（当年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者钟夏田先生转交王葛，倾诉自己的仰慕之情。很快的便接收到回音。王葛表示收信的喜悦，勉励我多读书，并送给我两本著作：《路上》散文集，和《雨天的诗》诗集。我当时感到十分高兴。

可惜，1980年正值我在高原山上，为生活创业的艰辛岁月，为了打拼农园，在经验与缺乏资本的重重打击，一切的消闲或不紧要的活动几乎忽略。而我与校长再续前缘，是相隔30年后漫长日子，通过有心校友的指引，才再有机会与校长的深切接触……

王葛的文学造诣深厚，创作丰富，他的散文最引人注目。虽然年老，和文艺风气淡薄，但他不曾放弃，在暮年生活深居简出，还是不断继续读书写作。

今年3月13日下午，我与冰谷，苏清强及洪建兴一行四人，特别去高渊探访校长，他老人家十分开心。我们认为，王葛前辈的文章，一些旧作虽然超过半个世纪，但内容依旧清新隽永，今日读来，还是叫人惊喜，有生命命脉在跳动感觉。因此，我们决定要把王葛的文章整理付梓出版，为了一偿老前辈夙愿，也替大马文坛留下资产，免沧海遗珠，日后遗憾绵绵。

9月10日，我再次去探望校长，他已转在北海 Seberang Jaya 医院。看到老人家病情好转，很高兴。我也把冰谷兄要我转告的话告诉了他，是有关两本散文集的出版事宜和进

展情况。

安心养病吧，校长，不论如何，会尽快把书出版。还有，校长只有两个儿女，虽然都在外国，女儿回来了，一直都在陪伴著病中的老爸啊！而您也还有很多昔日师生，尤其是文坛上的老友，都在关怀著您！

希望早日康复，平平安安，在这里衷心献上，深深的祝福啊！



文星陨落

悼王葛

* 邓长权

今早接到玮坚（王葛女儿）电话，说老爸去世了。听后，一阵黯然。

王葛校长自从跌倒后，曾两次去医院探望，后来出院，因身边没亲人，两个儿女都在英国，所以被安排在槟城一养老院托人照顾。

9月26日，陈政欣、叶蕾，李锦宗文友到槟城去探望他，还说老人家状况良好，我听了感到高兴。在医院别后，我就想安排一天去看他，可惜尚未成行，坏消息就传来，时间相隔才一个多月。

王葛前辈在槟城养老院期间，我只打过一次电话，是去探听该处的生活环境，及前辈的身体状况。再来就是给前辈写信，及把他在〈商余〉发表的文章剪报寄给他老人家看，让他高兴。其实，我还有许多话想跟他谈，包括冰谷兄为他出书的最新进展；我甚至也要告诉他，25年前获赠的两本著

作，《路上》散文集，及《雨天的诗》诗集，我已将它捐献给大马作家协会，收入陈政欣在作协所设立的马华文学电子书库里了。

王葛，原名王进昌，1922年生于北马大山脚。他是马华文坛著名散文家。根据收集文学史料马仑兄著作《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报道，王葛在1952年开始就大量有诗文创作。文艺评论家赵戎在《大系》的散文二集《导论》中说：“王葛的散文，打个比喻说是有小巧玲珑的美；作者用简单的词汇写出不简单的句子，里面包含了人生哲理，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底刻划。”而他的诗歌也被评颇有韵味，诗文自成一格。

王葛生前著作丰富；我在王葛于1966年出版的诗集《雨天的诗》里读到他的后记时，他就有意出版两本散文，一本小说，三本诗集……

我和王葛虽属师生关系，缘份却似深却浅；因为，我是在80年代才知他是我的校长。当年初与前辈接触，以一个初牲之犊的身分，也不敢多攀缘；加上当时自身生活处于水生火热潦倒困境，虽常有怀念，但情谊却渐淡。直到前辈步入暮年，因缘巧合，校友的指引下才再续前缘。可惜，美景已近黄昏，相聚时光不到一年，前辈已随风而逝。

今夜，雨后山上的夜空，一片漆黑，冷风飕飕，但我却看见一颗星子陨落，它划过黝黝天际，是那么绚丽多采，灿

烂夺目……

安息吧，前辈，您瑰丽多姿的文采，光芒耀悦夜空，将永留马华文坛，焕发在人间。我虽不才，不能为老人家奉献什么，但有好友们将尽所能完成您的夙愿。虽然您不能见证目睹书的出版，（散文集《寂寞的桥》）尚在打字中，但您会感到安慰，微笑上路。



深沉的遗憾

悼作家王葛

* 冰谷

一个人终身最大的遗憾与内疚，在于欠人一份情永远无法偿还。对于散文集《路上》和诗集《雨天的诗》的前辈作家王葛，我欠的那份人情将随著他遽然的离去而成为我无以弥补的憾事。

我们相识才年余，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将几十年累积的心血交给我处理。那是三本依写作年份编选的散文集和一本诗集，都是未经发表或出版的经历累积。一个视文学写作为生平唯一嗜好的作家，每一篇文稿甚至每一个通过理念思考填补在方格子间的词句，都是他的血脉根源都是他的至爱，竟毫无保留地委托仅有两次面缘的我。

自然地我会感到责任的沉重性。但是我没有考虑地欣然接下那四本久已泛黄且积满泼墨般斑点的稿子；对于一个醉心诗文且有卓越成就的心仪作家，我承接的仿佛除了密密麻麻、呕心沥血的文字，还有一颗长者风范的孤独的心灵。

在王葛校长弟子邓长权见证下，我捧著四本沉甸甸的文

稿，心潮如波涛澎湃，有如获至宝的惊喜，也有掠过胸臆的警剔，务必要把这些沉堆在仓库里的佳酿摊在阳光底下，俾使王葛的诗文继续 60 年代那道耀眼的辉煌。

那是去年初访后同在一个月，我们全家回江沙踏青于归途时再度落脚高渊小镇，和长权约定二访王葛的孤居。依然是孑身缓缓启开那道侧门，依然是双手抓紧扶架走出门口见客。步履蹒跚，但精神矍铄，与我们分享他在写作上超逾半世纪的文坛风霜，思路清明而谈吐有序，90 高龄的他除却行动稍为不便半点都没有显露疲惫与颓容。

我告诉他，《南洋商报》商余版编辑在面子书中索取他的散文，但要千字内的短稿。我回来翻阅王葛的旧作，独立前的散文作品几乎都维持在《路上》短小精悍的特有风格，正符合商余版的范围。于是，我扫描了几篇，传过去商余编辑。

另一方面，我试图通过种植合作伙伴拿督林益坤寻求社团资助出版王葛的散文，对方说要开会讨论通过，这原是一般程序。而这期间，我也为自己获福建会馆散文出版基金的《岁月如歌》而忙，集中精力于重写某些篇章的工作。到了我的书出版了，突闻王葛不幸摔倒而入院的消息，拿督林和我们都认为出版王葛的作品不能再拖延了，于是接洽露台工作室的林艾霖，马上坐言起行 9 月杪将《寂寞的桥》交上，同时获得陈雪风作序，没想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之中的当儿，忽

由长权传来王葛逝世的电话，令我震惊。原本清醒又能阅读的他，竟然悄悄地走了，不能让老人家亲睹自己的新书面世，我感觉心胸被一颗重石压著，心情无比沉重。

再深的遗憾和内疚也无法挽回对王葛的作品延宕误期了，唯有希望集多人的资源和力量，继续为他的诗文寻找出口，为马华文艺界增添风采。



无憾

悼王葛

* 清疆

文坛老人王葛走了。年初，邓长权、冰谷、洪健兴和我在高渊见到葛老，虽然他的孩子们都在国外，他独居偌大的一间平房，但觉得他身体健硕，精神矍铄，完全不会想到他快要走的事；年中忽传来他跌倒重伤入院，开始有点担忧。冰谷古道热肠，准备将葛老的著作出版，筹策奔忙，实费脑筋，我从旁协助，感受良多。无论如何，大家内心里总希望新书尽早出版并亲呈葛老过目，以尝他多年心愿，拿开压住他的心头石块。找来林艾霖打字出版，我们作校对，如箭在弦。谁知书未成型，他已骤归道山，著作成了遗作。人走了，好的作品留下来，成为文坛的遗产，该已无憾！真的无憾吗？我脑中依稀响著葛老的话：“这几本集子，早想出版了，却……”我也不能没有唏嘘！

遥祭

* 陈雪风

傍晚时分，吉隆坡下了一场大雨，转眼之间，车道便积满水，车过之际，左右都激起片片水花，真叫人担心，水灾已到了门口。

其实，不然。雨来得暴猛，一阵子就成了过去。当我开车驶过加影区，前方已一片明朗。

用过晚餐，接到北方来的一通电话，听筒那方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王葛走了！”报讯者是冰谷兄。

“哦！”我回应的声音可能高了一点，但我没有惊愕或惋惜。这点，冰谷兄一定听得出来。

盖人老了，都必有一死。这是生命的规律。

王葛兄寄世近一百年，是高寿的文坛前辈。而今迁居西天，应属福寿全归。偷生者，不必过哀。

我在马华文坛，虽不是认识满天下，但同道也不少。我与王葛兄，虽然一直素昧生平，不相识，但在我心里，他却一直就是我想相识与敬仰的人。我相信我们也怀有互视为老朋友的情份。我敬仰他由战后至今，在七十个年头里，默默

耕耘，把名气视为无物。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仍然读书写作。不管人家是否放在眼里，从不发怨言牢骚，发觉到什么可写的，他就写，只是在离世前，曾为已编好的几本诗与散文集子，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出版烦恼。而今，冰谷兄虽已把其中一册的稿子，拿去打字，并找到了友好乡贤赞助出版。但王葛再也看不到心血的书出版了。也许这就成为王葛弥留时的一个遗憾。

我为之有一缕轻轻哀伤的喟叹。

王葛1940年在槟城钟灵中学高中毕业。越七十年来，几乎没间断地写作，这非常难得。虽然我们都没有机会及时读到这些作品，但我深信，他的诗文创作，都是马华文学的收获。我很为他可惜，甚至也有不平的愤懑。我一直不明白，报章副刊，有那么多的版位，却经常刊登由网站下载的作品，当作投稿刊用，也声言，投稿积压很多，没版刊用投稿者的文稿。

这是为什么？

〈商余〉版还好！在冰谷兄推荐下，当王葛在病中，刊发了他几篇诗文。这一来，想必比什么药物效应还好，当王葛兄看到作品被发表了，心里一定很宽慰，可能就忘了病中的痛苦。

人老而后必要谢世，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事。王葛兄走了，有话，多说了也等于没说，反正他已听不到了。

我作为马华文坛的一份子，更作为王葛素来相识的老“朋友”，其实，也没有资格说什么。我只有寥处于中马的一个现代化的乡间，默祷：王葛兄，请走好！此去西天乐土，但愿能兑现千万年来一介书生的宿愿，真真正正得到尊重。

人，要能被人尊重，当是现世最最殷切求之不得的事。

王葛兄，我在此向你鞠躬。



寂寞的桥

作者：王葛

责任编辑：冰谷

校对：冰谷、苏清强

封面设计：杨言

封面题字：王葛

内页设计：露台工作室

出版：露台工作室

Mapview Workshop
267 Taman Berjaya,
Jalan Pegawai,
Alor Setar,
05050
Kedah

Tel: 012-4212493

email : mapview10@gmail.com

ISBN:978-967-5127-11-3

定价：RM22.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家裏的船
在家的橋下穿過
家裏人愛懸
家裏的橋



ISBN:978-967-5127-11-3



9 789675 127113